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旨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並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十八期

通論

清代學術源流概略上

羅振玉講演
韓悅譯

學術

瑯齋札存卷一

夏曰綫遺著
夏清貽校錄

唐圃亭的哲學思想

王永祥

專著

玄奘年譜卷上之二

陳思

滿洲發達史(十四)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目錄

詩錄 鶴江雅集
昭陵展禊

詞錄

雜俎

元遺山詩集校勘記

畫梅贅談

語冰

挿圖

金上京路軍馬提控印及金瑞州商酒務記印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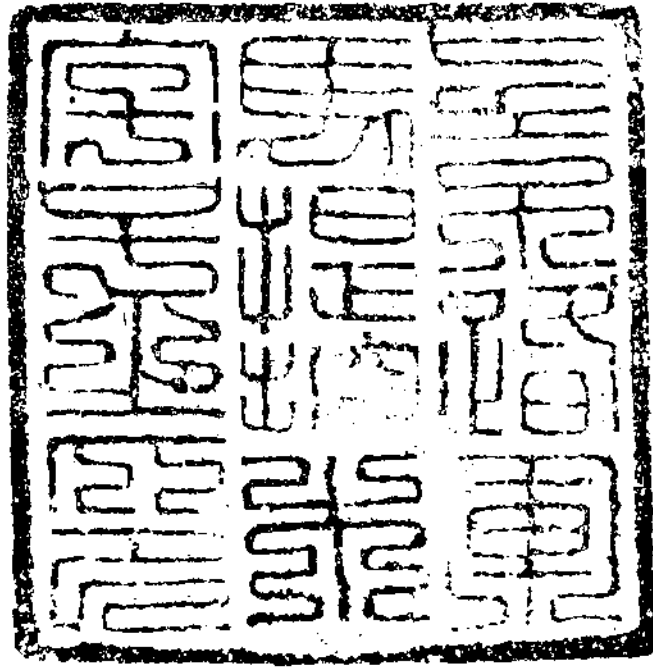
本期作者略歷及十九期要目預告

王永祥

陳庚

許同莘

金上京路軍馬提控印



文曰、上京路軍馬提控木字號之印、發見於吉林寧古縣東京城、即渤海上京故址、現存於縣農會、民國十六年、邵君希純自寧安縣拓寄者也、昔鑄貞祐三年十二月、又一行曰、木字號印、按金史百官志、無軍馬提控之官、惟宣宗本紀、貞祐三年九月、設潼關提控、總領軍馬等官、據此、則上京路軍馬提控、必置於是時、印鑄於是年十二月、尤可證明官爲新設、又百官志云、泰和八年閏四月、勅殿前都檢點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號、如本司差人則給之、依此求之、則上京路軍馬提控之印、凡五差人、則隨給之、此木字號之由來也、

金 瑞 州 商 酒 務 記 印



文六字曰瑞州商酒務記

銅質直紐縱橫皆營造尺一寸五分厚約四分

右邊款曰泰和七年正月

左邊款曰禮部造

前邊款曰瑞州商酒務記

發見地 錦州

發見時 宣統年間

收藏者 錦縣潘恕

拓贈者 王惕

按宋史食貨志宋榷酤之法諸州城皆置務釀酒此爲官設
釀酒之所金史食貨志謂金榷酤因遼宋制故亦名酒務也
金瑞州歸德軍李氏地理韻編謂在甯遠州西百三十里即
今興城綏中兩縣地

通

論

王樹翰題

清代學術源流概畧（上）

韓悅譯

此篇譯自日本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之「東亞」雜誌第三卷八、九兩號，係羅振玉先生去歲在大連圖書館之長期講演詞。

又該雜誌之第三卷九號中，復有「殷墟文字的發見及研究的經過」一篇，亦係日人自羅先生之講詞中所析出。此篇雖畧涉及殷墟甲骨，終不若該篇之詳。據此可知羅先生之講演原辭，量當倍蓰於此。

此篇臚列清代著述，師承淵源，治學方法，悉能曲微盡致。可爲治國學者去取決擇之書目。至篇中語氣，或有不爲吾輩青年所好者，然吾等之所取，在其能啟迪後學，指示治學之徑，正不計其他。往者，康有爲，辜鴻銘諸大儒，其政治主張，有背潮流，其學問則淵邃博賅，有卓然不可澌滅者，乃有因其政見之背時，並擯其學者，抑亦過矣。

譯者（三月廿一日）

清代學術，一洗明代空疏之弊，頓復漢唐之盛，政教合一，成文化最盛時期。二百數十年間，作者如林，道光咸豐以後，國家多故，學術固不免陵夷之勢，而流風未泯，且間有深補苴乾嘉諸儒之未備者。今將清代學術之源流概畧，分四章述之。

一 清代學術之淵源；（此章係主張清代諸帝提創學術，造成一代文明之治，今略去，而附欽定各書表於後，編者記）

二 清代學術之流派；

三 清代學者之研究方法；

四 清代學術之得失。

第二章 清代學術流派

清朝垂三百年，學術由國家倡導，已述於前章。至其學術流派，畧述於下：

一 經學

清朝之經學，欽定諸經；一承宋儒之舊，兼采漢儒以下諸家之說，訓詁義理並重，一掃爭立門戶之習。茲將經分述之。

【周易】 易書乃推天道明人事者。漢儒謂爲象數，猶去古未遠。乃一變至京房，焦延壽，遂入禳祥。再變至陳搏，邵康節，乃專窮造化，不切人事。至王弼盡黜象數，闕入老莊。宋儒則專明儒理，又專求人事而遠天道，各有所偏。清朝欽定周易折中，主義理而不廢象數，一矯前人之失。今計清朝之易學者，凡四派：一、漢學派；二、理象折中派；三、義理派；四、關陳、邵、圖書派。

(一) 漢學派 毛奇齡作春秋占筮書及易小帖，據古訓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惠士奇作易說，專宗漢學，以象爲主。惠棟作周易述，以荀虞爲主，參以鄭玄，宋咸，于寶，又作易漢學，申述孟長卿等五家之說。張惠言作周易虞氏學，專主虞翻，復作鄭氏義，荀九家易，易別錄（集孟喜，姚信以下十九家之說）以存古說。孫星衍作周易集解，蓋俱祖述漢人者。

(二) 理象折中派 胡煦之周易函書，朱軾之周易傳義合訂，王心敬之豐川易說，任啟運之周易洗心，趙繼序之周易圖質疑等，屬此派。

(三) 義理派 張爾岐之周易說畧，張烈之讀易日鈔，李光地之周易通論，楊名時之周易割記，程廷祐之大易擇言，俱明白篤實，不蹈空虛。至焦循之周易補疏，則取王弼訓詁之近古者，而爲之疏，亦義理派也。

(四) 關陳邵圖書派 圖書之排斥，始自元之吳澄，明之歸有光，清則有黃宗羲之易經象數論，黃宗炎之圖書辨惑，至胡渭之易圖明辨，張惠言之易圖條辨，則窮溯本源，鉤稽益密矣。

【尙書】 宋之吳棫，朱子，陳振孫，元之吳澄，明之梅鷟，歸有光疑古文尙書爲僞書，至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益暢諸家之說。至治尙書者，可別爲三派：一今文派；二不分古今文派；三古文派。

(一) 今文派 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後，如惠棟之尙書古文考，段玉裁之古文尙書撰

異，孫星衍之尙書古今文注疏，王鳴盛之尙書後案，宋鑒之尙書考辨，江聲之尙書集注音疏，皆以古文爲僞，而治以今文者。

(二) 不分古今文派 諸家既考證古文之僞，故當時之學者如黃宗羲，錢大昕，沈彤，姚鼎輩，多從其說。然古文者則久班學宮矣。朱彝尊乃稱其言多綴輯逸經以爲文，無悖於理，舉而刪之，非道也。陳祖范之經咫，持論亦同。如李光地之尙書解義，張英之書經衷論，俱不斤斤爭論於古今文，是爲不分古今文派。又諸家既攻僞古文尙書，僞孔注，將並廢孔注，焦循乃謂古文增多之二十反篇爲僞，堯典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今之孔傳乃魏晉間人之傳，亦何謂存之非耶？因歷舉其注之七善，作尙書補疏。此雖不得以不分古今文派目之，但持說殊允，故附記於此派之後。

(三) 古文派 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毛西河乃爲古文尙書冤辭反對之。當時朱鶴齡之尙書埤疏亦否認古文之僞。其後張崇蘭之古文尙書私議，亦反對僞古文尙書之說。欽定四庫全書既載閻氏之古文尙書疏證，毛氏之冤辭亦竝採入。是則廢古文之說，亦未盡邀館臣之贊同處也。

【毛詩】 詩有四家，唯毛詩僅存。毛公作傳，鄭氏作箋，皆依據詩序。考唐以前之作序者，其說雖人

人殊異，要無攻其僞者。宋鄭樵、王質始詆爲村野妄人之作，朱子作詩集傳，序說遂廢。至清治詩者，遂分三派：一漢學派；二無專主派；三齊魯韓遺說派。

(一) 漢學派 皆祖述毛鄭。然亦分三派：甲兼主毛派；乙主毛派；丙主毛佐鄭派。如馬瑞辰之毛詩鄭箋通釋，胡承琪之毛詩後箋，屬甲派。陳仲魚之毛詩傳疏，屬乙派。陳啓源之毛詩稽古編，焦循之詩經補疏，屬丙派。

(二) 無專主派 如李光地之詩所，惠周惕之詩說，楊名時之詩經割記，嚴虞惲之讀詩質疑，顧鎮之詩藩，俱兼採漢宋，不廢詩序。

(三) 齊魯韓遺說派 是爲采輯三家之遺說者，始自宋之王伯厚，迄清諸家又爲增輯。有范家相之三家詩拾遺；馬國翰之齊魯詩話；林伯相之詩考補注；周邵蓮之詩考異詩箋餘；馮登府之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樞之四家詩異文考。凡與毛詩異文者，就師承之授受，以定屬諸何家。固不能毫無疏失，然此亦可得其概畧矣。

【三禮】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而絕。周禮晚出，真僞之說紛紜聚訟，至詆爲劉歆之僞造。鄭樵已駁正之。大抵周官方典，其源確出周公，唯流傳既久，竄亂難免。鄭康成乃東漢之大師，既親加注釋，而後人疑之，果如何而信讞始迄乎？儀禮自宋元以來，傳習至尠，迄明則三禮中唯習禮記而已。

故顧氏炎武歎廢經習傳。清代乾隆中，欽定三禮義疏，儀禮之學，微而復興。今分述治三禮之流派於下：

(一) 周禮 鄭註周禮，賈孔作疏，尤詳於名物度數。清代治周禮者，或標舉要義以闡制作之故，或簡略名物度數。如李光地之周禮述註，鍾倫之周禮訓纂之類皆是。惠士奇之禮說，江永之周禮疑義舉要，則一遵漢儒之舊。近年孫詒讓作周禮正義，裒集衆說，名物度數考證極詳，遂凌駕賈孔。

(二) 儀禮 清代之治儀禮者，始自張爾岐之儀禮鄭註句讀。厥後，作者林立，蔡德之儀禮本義，沈彤之儀禮小疏，江永之儀禮釋例，凌廷堪之禮經釋例，俱考證精核。至胡培翬之儀禮正義，乃集大成；儀禮之學可謂無毫髮之遺憾矣。

(三) 禮記 鄭註以後，宋之衛湜，采康成以下百四十四家爲禮記集說，舊註皆賴以存。清朝杭世駿著續衛氏禮記集說，蒐集益備。又江永之禮記訓義擇言，朱彬之禮記訓纂，焦循之禮記補注，訓詁名物考證尤詳，足以羽翼鄭學。

【春秋三傳】 春秋三傳，左邱明受經於孔子。公羊傳自公羊高而傳，至景帝時，其玄孫壽始著於竹帛。穀梁傳自穀梁赤而傳，其著於竹帛者，亦自其後之學者傳出，其書俱晚。故以左氏之紀事爲

詳公穀二家多曲說，自唐之趙匡倡左氏非邱明，宋元諸家因之。故中唐以前推重左氏，晚唐以後，則推尊公穀。孫復、劉敞輩，棄傳從經之說，舍事實以言是非，是何異舍案證以決獄耶？迨宋南渡之始，胡安國作春秋傳，多感激於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故未必盡合經旨。而元延祐中，復科舉之法，遂懸胡傳以爲功令，明亦因之。是合三傳而爲四矣。故叙春秋分四派述之。

(一) 三傳統治 宋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務攻擊三傳以相高，求凌駕先儒之上。破碎穿鑿之弊日生矣。清代之統治三傳者，有俞汝言之春秋平議及春秋四傳舉正；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篇；惠士奇之半農春秋說；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悉持論正大，考證精密，一矯前之穿鑿臆斷之失。

(二) 左傳 清代之治左氏傳有杜注，古注之分。其補正杜注者，有顧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朱鶴齡之讀左日鈔；沈彤之春秋左氏傳小疏；焦循之左傳補注；沈欽韓之春秋傳補注。治古注者，有惠棟之春秋補注；馬宗槿之左傳補注；李貽德之左傳賈服注輯述；臧壽恭之春秋左氏傳古義。

(三) 公羊傳 公羊之學，魏晉以後，治者極稀，僅存何劭公注。而又穿鑿傳會，妄誕不經。其最甚者，則黜周王魯，爲漢立制，例日例月之類，不遑枚舉。既不能執經以匡傳，反助傳以誣經。清

朝之治斯學者，有孔廣森之春秋公羊通義，莊存與之春秋正辭，劉逢祿之公羊何氏釋例，何氏訓詁，凌曙之公羊禮說，公羊禮疏，公羊問答，陳立之公羊義疏，秦牛守漢人治經之法，訂正何注者殊鮮。唯齊召南之公羊傳注疏考證，何若瑤之春秋公羊注質疑，深能匡何氏之失。

(四) 穀梁傳 清代經師少治穀梁者。乾隆嘉慶以來，唯有姚鼐之穀梁補注，許桂林之穀梁釋例，侯康之穀梁禮證，鍾文烝之穀梁補注，柳興恩之穀梁大義述。近人柯紹忞之穀梁傳注，尤得體要。

【孝經】 孝經有古今文，朱子作刊誤，用古文，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吳澄作定本，依今文十二章，以改次第。清代之治孝經者，皆以今文爲完本。其輯搜鄭注之佚文者，有臧庸之孝經鄭氏解輯，嚴可均之孝經鄭氏注，孔廣森及袁鈞之孝經鄭注，補苴其舊疏者，有阮福之孝經義疏補。

【論語】 清朝之治論語者，有程廷祚之魯論說，徐養原之論語魯讀考，劉台拱之論語駢枝，焦循之論語補疏，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輯古注者，有宋翔鳳之論語鄭注，陳鱣之論語古訓。

【孟子】 清朝治孟子者，有焦循之孟子正義，宋翔鳳之孟子趙注補正。輯古注者，有宋翔鳳之孟子劉熙注。

【四書】四書自南宋以後始合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書。今據十三經之目別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歸入禮記；其合四書以考求者茲分爲三類：

(一) 考典制名物 有周炳中之四書典故辨正；凌曙之四書典故覈；閻若璩之四書釋地（是書爲釋地理兼及物類典制）；王塗之四書地理考。

(二) 考義理 有陸隴其之四書講義困勉錄；楊名時之四書劄記；焦袁熹之此本軒四書說。

(三) 考訂文字 有翟灝之四書考異。

【爾雅】清代之治爾雅者有翟灝之爾雅補郭；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嚴元照之爾雅匡名；龍啟瑞之爾雅經注集證。其輯古注者有臧庸之爾雅漢注；錢坫及黃奭之爾雅古義；嚴可均之爾雅一切音注；葉惠之爾雅古注斟。其校勘爾雅者有張宗泰之爾雅注疏本正誤。羣經總義——此類分五項述之：

(一) 歷代石經 考證歷代石經者有顧炎武及萬斯同之石經考；杭世駿之石經考異；桂馥之歷代石經考畧；馮登府之石經補考。專究漢石經者有翁方綱之漢石殘字考；究魏石經者有孫星衍之三禮石經殘字考；王國維之魏石經殘石考。專研唐石經者有錢大昕之石經考異；

嚴可均之唐石經校文；王朝渠之唐石經考正；究蜀石經者有王昶之蜀石經殘字考。研究北宋之石經者有丁晏之汴學二體石經記。研究清朝之石經者有彭元瑞之石經考文提要。

(二) 校勘文字 考覈羣經之文字者，有顧炎武之九經誤字；畢沅之經典文字辨證；錢坫之十經文字通正書；李遇孫之易詩春秋三傳異文釋。校勘羣經者，有齊召南之尚書禮記春秋之傳注疏考證；阮元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三) 輯佚 輯古經說者，有王謨之漢魏遺書鈔；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余簫客之古經解鈎沉；陳壽祺之五經異義疏證；錢東垣之輯鄭志；陳鱣之輯六藝論。

(四) 割記 清代諸家經學之割記至夥。約舉之，有惠棟之九經古義；臧琳之經義雜記；江永之群經補義；陳祖范之經咫；孔廣森之經學卮言；劉台拱之經傳小記；汪中之經義知新記；李惺之群經小識；王念孫之讀書雜誌；王引之之經義述聞；程瑤田之通藝錄。

(五) 通考 作諸經之通考者，有焦循之群經宮室圖；陳懋齡之經書算學天文考；秦蕙田之觀象授時；阮元之經籍纂詁。

【小學】 清代小學之精，遠邁前代，著書極衆。今約舉分述於左：

(一) 說文解字 其爲之注者，有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桂馥之說文解字義證；王筠之說

文釋例。考證新附字者，有鈕樹玉之說文新附考。考聲韻者，有段玉裁之六書音韻表；姚文田之說文聲系；苗夔之說文聲讀表；嚴可均之說文聲類；戚學標之漢學諧聲。作劄記者，有惠棟之讀說文記；席世昌之讀說文記；王念孫之讀說文記；錢大昕之說文問答；薛傳均之疏證；胡秉虔之說文管見。爲校勘者，有沈濤之說文古本考；姚文田之說文校議；苗夔之說文繫傳校勘記。

(二) 方言廣雅諸書 說文以外，古小學書有方言，廣雅釋名，小爾雅，急就篇諸書。戴震有方言疏證；杭世駿有續方言；程際盛有續方言補正；沈齡有續方言疏證；王念孫作廣雅疏證；江聲作釋名疏證；成蓉鏡作釋名補證；胡承謨著小爾雅義證；王煦著小爾雅疏；宋翔鳳著小爾雅訓纂；朱駿聲著小爾雅約注；孫星衍有急就章考異；王國維有校松江本急就篇。

(三) 輯古字書 輯已佚古字爲書者，有孫星衍之倉頡篇；陶方琦之倉頡篇輯補；臧庸之通俗文；任大椿之小學鈎沉；字林考逸；陶方琦之字林考異補；王國維之史籀篇疏證；唐韻佚文。

(四) 音韻 清代音韻之學始自顧炎武之音論，古音表；唐韻正。其後有江永之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之六書音韻表；王念孫之古音二十一部說；洪榜之四聲韻和表；錢大昕之聲類；姚文田之音譜；江有誥之音學十書；王國維之古金石文韻讀，聯綿字譜，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

(五) 古金文 清代考古金文者始自阮元之積古齋鍾鼎款識，吳榮光之筠清館金文，但僅載款識。至曹載奎之懷米山房，潘祖蔭之攀古樓，吳雲之兩鬢軒，吳大澂之恆軒，端方之匋齋，並重圖象文字。其後，吳式芬之攔古錄，吳大澂之憲齋集古錄，搜集較廣。其爲集字書者，有吳大澂之說文古籀補，近人復有續爲補集者。吳大澂又有字說，雖僅數篇，然多精義，足補正許書。近年殷墟出貞卜文字，又可補金文之所不及。

【樂】 清代論樂之籍，有應撫謙之古樂書，李光地之古樂經傳，江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江藩之樂縣考，凌延堪之燕樂考原，陳澧之聲律通考。康熙以後，凡言律呂者，皆根據御纂律呂正義，蓋聖祖樂學至精，後之作者未能逾其範圍也。

二 史 學

【正史】 清代學者之治正史，約五類：曰注，曰校，曰輯，曰補，曰通考。

(一) 注 補注正史者，有方苞之史記注補正，梁玉繩之史記志疑，錢大昭之漢書辨疑，沈欽韓之漢書疏證，周壽昌之漢書注校補正，何若瑤之漢書考證，朱一新之漢書管見，王先謙之漢書補注，惠棟之後漢書補注，沈欽韓之後漢書疏證，周壽昌之後漢書注補正，何若瑤之後漢書考證，侯康之後漢書補注，王先謙之後漢書補注，趙一清之三國志注補，錢大昭之三國志辨

疑；潘眉之三國志考證；梁章鉅之三國志旁證；周壽昌之三國志注證遺；康發祥之三國志補義；彭元瑞、劉鳳誥之新五代史補注。至考一部類者，有錢塘之史記三書釋疑；王元啓之史記三書正譌；汪越之讀史記十表；梁玉繩之漢書古今人表考；王元啓之漢書律歷志正譌；全祖望之漢書地理志稽疑；錢坫之新輯注地理志；吳卓信之漢書地理志補注；王紹蘭之漢書地理志校注；楊守敬之漢書地理志校補；洪頤煊之漢志水道疏證；陳澧之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徐松之漢書西域傳補注；畢沅之晉書地理志校補；溫日鑑之魏書地形校錄；楊守敬之隋書地理志考證。

(二) 補正史者，有錢大昕之遼金元三史拾遺；厲鶚之遼史拾遺；補表志者，有劉文淇之楚漢諸侯疆域志；華洪思之後漢三公年表；錢大昭之後漢書補表；補續漢書藝文志；顧樸三之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之補後漢書藝文志；洪亮吉之三國職官表；洪亮吉之三國疆域志；(謝鍾英爲之注)；吳增僅之三國郡縣表；(楊守敬爲校補)；侯康之補三國藝文志；洪亮吉之東晉疆域志；錢儀吉之補晉兵志；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郝懿行之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洪麟孫之補梁疆域志；周嘉猷之南北史世系表；汪士鐸之南北史補志；徐文范之東晉南北朝地域表；顧樸三之補五代史藝文志；倪粲之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金門詔之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錢大昕之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

(三) 校 校全史者有錢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校一史者有錢儀吉之三國志考證。羅士琳等之舊唐書校勘記。汪輝祖之元史本證。校一部類者有汪邁孫之漢書地理志校本。

(四) 撰逸 輯逸史者有汪文臺之七家後漢書。湯球之晉紀輯本。十家晉書輯本。晉陽秋輯本。

(五) 通考 作諸史之通考者有萬斯同之歷代史表。齊召南之歷代帝王表。段承基之歷代統紀表。疆域表。沿革表。沈炳震之二十一史四譜。鍾淵映之歷代建元表。梁玉繩之元號表。葉維庚之紀元通考。李兆洛之歷代紀元表。歷代地理韻編。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楊守敬之歷代地理沿革圖。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劄記。

【編年】 本書編年之書有徐學乾之資治通鑑後篇。畢沅之續資治通鑑。夏燮之明鑑。其補正通鑑胡注者有陳景雲之通鑑胡注舉正。錢大昕之通鑑注辨正。趙紹祖之通鑑注商。其校勘通鑑者有張敦仁之通鑑刊本識誤。其補正通鑑綱目者有陳景雲之綱目訂誤。張庚之綱目釋地糾繆。綱目釋地補注。

【紀事本末】 清代之撰紀事本末者有馬驥之釋史。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張鑑之西夏紀事本末。李有棠之遼金紀事本末。谷應泰之明紀事本末。魏源之聖武記。夏燮之中西紀事。

【古史】清代之治古史者，曰注，曰校，曰輯，分疏之如下：

(一) 注 陳逢衡著逸周書補注。朱右曾著周書集訓校釋。丁宗洛著逸周書管箋。洪亮吉著國語韋昭注疏。汪遠孫著國語發正。程恩澤著國策地名考。張琦著戰國策釋地。陳逢年著竹書紀年集注。林春溥著竹書紀年補證。古史紀年。古史考年同異表。王國維著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二) 校 顧廣圻著國語札記。汪遠孫著國語考異。洪頤煊著校正竹書紀年。

(三) 輯 汪遠孫著國語三君注輯存。孫馮翼著輯世本。雷學淇著校輯世本。秦嘉謨世本輯補。王國維著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別史及載記】 有謝啓昆之西魏書；陳鱣之續唐書；湯運泰之南唐書注；王鴻緒之明史彙；蔣良騏之東華錄；王先謙之東華錄；吳任臣之十國春秋；梁廷枏之南漢書；王國維之蒙韃備錄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

【傳記】 有林春溥之孔子世家補訂；孔繼汾之闕里文獻考；王國維之漢魏博士題名考；鄭珍之鄭學錄；陳鼎之東林列傳；錢儀吉之碑傳集；繆荃孫之續碑傳集；李元慶之國朝先正事畧；李桓之耆獻類徵；錢林之文獻徵存錄；杭世駿之詞科掌故錄；李富孫之鶴徵錄；後錄；秦瀛之己未詞科錄。

【譜錄】 譜錄之類三曰書目，曰姓氏年譜，曰金石。

(一) 書目 書目之學，至清而極盛。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羣書之得失，刊本之優劣，作者里籍履歷，無不詳盡；別又爲簡明目錄，以便瀏覽。阮元有四庫未收書目，朱彝尊著經義考，謝啓昆著小學考，蓋盡前代未有之勛作也。至周中孚之鄭堂讀書記，陳鱣經籍跋文，錢泰吉之曝書雜記，王國維之五代兩宋監本兩浙古刊本考，均可資博聞。

(二) 姓氏年譜 有張澍之姓氏尋源，古今姓氏書辨證，孫星衍，洪瑩之輯元和姓纂，汪輝祖之史姓韻編，九史同姓名畧，遼金元三史姓名錄，牟廷相之周公年表，林春溥之孔孟年表，狄子奇之孔孟編年，王懋竑之朱子年譜，李紱之陸象山年譜，錢大昕之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及王弇州年譜，段玉裁之戴東原年譜，張穆之顧亭林年譜，閻百詩年譜，錢大昕之疑年錄，吳修之續錄，陸心源之三錄，吳榮光之歷代名人年譜。

(三) 金石 此學肇自宋，極盛於清。約分四類：曰目錄，曰文字，曰圖象，曰考證。目錄諸書中有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目，孫星衍之寰宇訪碑錄，趙之謙之訪碑錄補，吳式芬之攔古錄目，繆荃孫之藝風堂碑目，王國維之宋代金文著錄表及國朝金文著錄表，錄載文字者，有吳玉璣之金石存，翁方綱之兩漢金石記，王昶之金石萃編，陸耀燾之金石編，陸增祥之八瓊室金石補正。

趙紹祖之金石文鈔；黃本驥之古誌石華。至分地之金石志，如關中、中州、山左、兩浙，或爲文，或錄文，或又不錄文，體例不一，多難盡舉。圖象諸書，其關於古禮器者，已見於小學類。他如張燕昌之金石契；褚峻之金石經眼錄；劉喜海之三巴金石苑；李佐賢之古泉匯；程敦之秦漢瓦當文字；王福田之竹里瓦當文存；錢坫之浣花拜石軒鏡銘集；吳大澂之百家姓印譜之類，已不遑備舉。考證諸家中，有顧炎武之金石文字記；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跋尾；武億之金石三跋；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洪頤煊之平津讀碑記。至李遇孫之金石學錄；陸心源之錄石學錄補，亦足見斯學之概畧矣。

【地理】地理之類，約四目：曰志，曰圖，曰水地，曰考古。

(一) 志 清代之地志，除欽定一統志外，有顧祖禹之方輿紀要；洪亮吉之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雍正間，詔各省修通志。二百年間，或一再增修，或屬後來之編輯。各省通志，計有畿輔、盛京、吉林、河南、山西、山東、江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陝西、甘肅、新疆及其他府廳州縣，名山勝跡，匪不有志。其私家著述中之最典核者，有汪中之廣陵通典；張澍之蜀輿田雲之黔書；張澍之續黔書；王崧之雲南備徵志；松筠之新疆識略；徐松之新疆賦；其考邊防者，有盛繩祖之衛藏圖志；松筠之西招圖略；李心衡之金川瑣記；毛奇齡之蠻司合志；嚴如煜之

邊防備覽；祁韻士之皇朝藩部要略；張穆之蒙古游牧記。考究外國者有魏源之海國圖志；徐經畲之瀛寰志略。

(二) 圖 清代直省地圖以胡林翼之一統輿圖爲善；至光緒時會典館之圖益加詳密。此外有吳大澂之三省黃河圖說；馬徵麟之長江圖說；上海製造局譯之海道圖說；施彥士之海運圖說。

(三) 水地 此學分古今二系。治古水地學者有戴震及全祖望校之水經注；趙一清之水經注釋；王光謙之合校水經注；張匡學之水經注釋地；董祐誠之水經注圖說殘藁；汪士鐸之水經注圖；陳澧之水經西南諸水考；楊守敬之水經注要刪；水經注圖。治今之水地者有齊召南之水道提綱；傅澤洪之行水金鑑；黎世埏之續行水金鑑；徐松之西域水道記；吳邦慶之畿輔河道水利叢書；陶澍之江蘇水利圖說；王鳳生之浙西水利備考。

(四) 考古 考古地理輯其佚書者有畢沅輯之王隱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記；張澍輯之趙歧三輔決錄；闕駟十三州志；辛氏三秦記；孫星衍輯之唐括地志；曹元忠輯之韋述兩京新記。自著者有徐松之兩京城坊考；周城宋之東京考；顧炎武之歷代帝王宅京記；宋孔揚之歷代陵寢備考。

三 子

子部原以周秦諸子而命名。宋高似孫撰子略，舉凡不能歸入經史者，皆入子類，門目實繁。茲約分四類：曰儒家，曰諸子，曰考證，曰算術。

一 儒學 清代治義理之學者，分程朱派，陸王派，及無宗派者三種。主程朱者有：李光地之注解正蒙，榕村語錄，茅星來及江永之近思錄集注，陸世儀之近思錄輯要，陸隴其之讀朱隨筆，三堂魚贖言，松陽鈔存，張履祥之願學記，備忘錄，雷鋹之讀書偶記，全祖望之宋元學案，唐鑑之國朝學案小識。主陸王者有：黃宗羲之宋儒學案，明儒學案，吳鼎之東莞學案，李中孚之四書反身錄，二曲集，李紱之陸子學譜。其無宗派者有：孫奇逢之理學宗傳，湯斌之洛學編，潛庵語錄，又戴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陳澧之漢儒通義，足與宋儒相互發明。案漢人治經，一遵家法，宋儒講學，嚴分門戶。漢儒之學，惟守一師之說，自相授受。迨東漢末季，鄭康成箋毛詩，注論語，乃兼采衆說，家法遂廢。而唐之孔穎達作諸經正義，仍守家法之舊，其稍屬入他家之說者，詆爲「狐不首邱，葉不歸根」。虚心論之，篤守師說，則不若擇善而從之爲優。至宋代諸大儒，初亦不存門戶之見，唯以稟資各異，如考亭之沉潛，象山之高明，雖求道之法稍異，實殊途而同歸。迨至其門弟子，則互相爭詆，各尊師說，力排異己。數百年來，治程朱之學者，至詆陸王元之學說爲異端，斯已過矣。

大抵一學術之倡，設無門弟子之紹述，則無由以昌大，然弊害亦自是出。又數百年來，除門戶之見外，更有漢宋之爭，虛心論之，訓詁名物，典章制度，以漢儒爲近，而義理之發明，則宋儒爲優。合之則互相裨益，離之則兩損。有味哉茅星來之言也。『馬鄭賈孔之經說，譬之百貨之總匯；程朱之說，譬之操權度以平百貨之輕重長短。微權度則無以明貨之輕重長短，而無百貨之聚所，則權度雖有，亦無所用矣。』故清朝欽定諸經，皆兼采漢宋。乃後儒復析漢宋而二之。後之學者，宜體漢宋之見，而治義理之學者，須以孔孟爲歸，蠲除門戶之習，宜如康成之破除家法，擇其善者而從之也。

二 諸子 自炎漢表章六經，諸子之學，已爲儒家統一。故清朝之治諸子之學者，而以其有古事古訓之存在，藉爲研經之助者爲獨多。汪氏中之墨子序，論三年之喪爲悖道，而稱墨子爲博愛救世之主；以詩所謂「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之仁人許之。蓋汪氏生長孤寒，其撰先妣靈表，備述少年之孤苦，值饑饉之歲，母氏九死流離，三族無卹者，其推重墨氏，殆如司馬子長之進游俠，乃激發之言也。翁方綱遂斥爲墨者汪中，蓋未得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也。清朝之治諸子學者，約分三類，述之於下：

(一) 注 注周秦諸子者，有郝懿行之荀子補注，洪頤煊之管子義證，梁玉繩之呂子校

補蔡雲之呂子校補獻遺；孫詒讓之墨子閒詁。

(二) 輯 輯古子古註者，有邢澍之司馬法輯註，嚴可均輯之慎子遺文，及商子任兆麟

輯之尸子，章宗源輯之燕丹子，孫馮翼輯之司馬彪莊子註，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子書。

(三) 校 清代之校定諸子者，有謝墉校之荀子楊倞註，吳真校韓非子，作識誤。錢熙祚

作尹文子校記，輯遺文。畢沅校墨子，呂氏春秋，撰老子考異。汪繼培，秦恩復校列子。任大椿作

列子考異。錢熙祚校文子，作校記。

三 考證 清代之考證諸經者，已略載於經類。其考證羣書者，略舉於此。計有顧炎武之日

知錄，萬斯同之羣書疑辨，張爾岐之蒿庵閒話，閻若璩之潛邱劄記，王懋貽之白田雜著，惠棟之

松崖筆記，徐文靖之管城碩記，全祖望之經史答問，邵晉涵之南江札記，盧文弨之鍾山札記，龍

城札記，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錄，孫志祖之讀書臚錄，桂馥之札樸，王念孫之讀書雜誌，李慶芸

之炳燭編，錢塘之漑亭述古錄，梁玉繩之管記，洪頤軒之讀書叢錄，及臺州札記等，多難盡舉。又

校刊羣書者，有何義門之讀書記，盧文弨之羣書拾補，蔣光煦之斟補偶錄，陸心源之羣書校補。

四 算術 數爲方藝之一，與經史相表裏。清朝之治斯學者，分爲三類：一曰中法，有載震校

之算經十書，李潢之九章演算，海島算經細草圖說，緝古算經考註，張敦仁之緝古算經細草，開

方補記。錢大昕之三統術演。孔廣森之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屈曾發之九數通考。項名達之勾股方述。馮桂芬之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二治西法者，有李善蘭之則古昔齋算書。三兼治中西者，有梅文鼎之勿庵歷算叢書。江永之數學推步註解。李銳之李氏遺書。董祐誠之算術遺書。焦循之里堂學算記。張作楠之翠微山房數學。羅士琳之觀我室彙稿。夏鸞翔之夏氏算書。徐有民之務民義齋算學。鄒伯奇之鄒徵君遺書等。又有阮元之疇人傳。羅士琳之續疇人傳。此蓋傳記古今之治斯學者。

四 集

集部有總集別集之分。清代作者林立，所傳別集，不遑備舉。茲述其總集及輯註前代之別集者，約分四類：

(一) 選學 文選之學，多取其存有古訓古義。古註多存古書，有益經史。無徒取其文華者。清朝之治文選者，有汪師韓之文選理學權輿。孫志祖之文選理學權輿補。文選李註補正。朱珔之文選集釋。梁章鉅之文選旁證。張雲敷之選學膠言。其考證文字者，有薛傳均之文選古字通疏證。校勘文字者，有孫志祖及胡克家之文選考異。

(二) 編集 清朝之編集詩古文詞者，分斷代，分地，駢體三大綱：

(一)斷代 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六朝文。郭麐集唐文粹補遺。陸心源之唐文拾遺。莊仲方之南宋文範。繆荃孫之遼文存。黃宗羲之明文授讀。薛熙之明文在。姚椿之國朝文錄。吳翌鳳之國朝文徵。王昶之湖海文傳。李調元之全五代詩。吳之振之宋詩鈔。曹廷棟之宋百家詩存。厲鶚之宋詩紀事。顧嗣立之元詩選。席世臣之元詩癸集。朱彝尊之明詩綜。卓爾堪之明遺民詩錄。陳田之明詩紀事。沈德潛之三朝詩別裁。吳翌鳳之國朝詩。王士禛之感舊集。王昶之湖海詩傳。朱彝尊之唐五代宋詞綜。王昶之明詞綜。孫默之十六家詩。

(二)分地 計有楊鍾羲之八旗文經。夏荃之海陵文徵。羅汝懷之湖南文徵。蘇源生之中州文徵。朱壬林之當湖文繫。凌塗之松陵文錄。陳遇春之甌括先正文錄。湯成烈之縉雲文徵。邵松年之海虞文徵。鐵保之熙朝雅頌集。陶樸之幾輔詩傳。孫贊元之遵化詩存。盧見曾之山左詩鈔。張鵬展之續鈔。周翕鏞之即墨詩鈔。王賡言之東武詩存。王豫之江蘇詩徵。朱緒曾之歷代金陵詩徵。國朝金陵語徵。畢阮之吳會英才集。阮元之淮海英靈集。王應荃之海虞詩苑。顧光旭之梁谿詩鈔。桂中行之昶州詩徵。王昶之青浦詩傳。何其超之續詩傳。宋蓮之海上詩選。阮元之兩浙輜軒錄。潘衍相之續錄。吳顥之杭郡詩輯。吳振械之續輯。及丁申丁丙三輯。曹宗載之峽川詩鈔。許仁沐之續詩鈔。沈季友之樵李詩繫。胡昌基之續詩繫。許粲之梅里詩輯。

陸心源之吳興詩輯；周慶雲之潯溪詩徵；胡文學之甬上耆舊詩；全祖望之續甬上耆舊詩；伊元煒之谿上詩輯；商盤越風；張廷枚之姚江詩存；錢攻之上虞詩錄；呂岳孫之嶸詩鈔；宋琰之金華詩錄；宋源瀚之嚴州詩錄；戚學標之三台詩錄；曾燾之江西詩徵；鄧顯鶴之沅湘耆舊集；賚江耆舊集；鄭王臣之莆風清籟集；溫汝能之粵東詩海；伍崇曜之楚庭耆舊詩前後集；彭泰來之端人集；唐樹義之黔詩紀略；黃琮漢之詩嗣音集；袁文典之滇南詩略；許印光之滇詩重光詩；陳榮昌之滇詩拾遺；繆荃孫之常州詩錄等。凡分地詩文之總集，一方可考見其文獻，非僅其詞章之足重已也。集錄之多，此亦清朝文化盛於前代之一證。故詳紀之。

(二) 駢體 清代之選駢體文考，有陳均之唐駢體文鈔；彭元瑞之宋四六選；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煥之國朝駢體文鈔；吳嘉之八家四六文鈔。

(三) 輯注——清代之校輯前代別集者，有張澍輯之漢皇甫司農集；張太常集；段太尉集；孫星衍輯之王無功集；黃本驥輯之顏魯公集；錢振常之樊南文集補篇。注前代別集者，有陶澍之陶靖節集注；吳兆宜及倪璠注之庾子山集；吳兆宜注之徐孝樓集；蔣清翊之王子安集注；王琦之李太白集注；仇兆鰲之杜詩詳注；楊倫之杜詩鏡銓；趙殿成之王右丞集注；顧嗣立之昌黎詩箋注；孫之騷之玉川子詩注；王琦之李長吉歌彙解；馮集梧之樊南文集注；馮浩之玉谿生詩詳

注；顧予咸，顧嗣立之溫飛卿集箋注；查慎行之蘇詩補注；馮應榴之蘇詩合注；王文誥之蘇詩編注；集成；施國祁之元遺山詩注；金檀之高青邱詩集注；徐嘉之顧亭林詩集注等。

(四) 詩文評——清代之評論詩文詞賦者，有彭元瑞之宋四六話；李調元之賦話；王芑孫之讀賦卮言；趙執信之聲調譜；鄭方坤之五代詩話；王士禎之帶經堂詩話；朱彝尊之靜志居詩話；沈德潛之說詩晬語；潘德輿之李杜詩話；徐鉉之詞苑叢談；萬樹之詞律。

此章所載，係清朝人之著，欽定諸書，已載在前章者，更不再行錄入。至上四部著作，僅舉其要，未能備記。願讀者據此以推量之。

(未完)



學

孔

夏清照



塙齋札存 卷一

嘉定夏曰璣遺著

男清貽校錄

經典釋文 湖北崇文書局刻本附盧氏文弼攷證

周易音義損 用亨 香兩反、蜀才許庚反、

攷證 用亨 毛居正云、用亨作享、誤益卦用亨、萃卦孝亨、困卦享祀、鼎卦以亨、注亨上帝、渙卦亨于帝、並作享、誤今按毛說非也、古享亦作亨音、二字通用、凡惇、惇、鐸、淳、醇、惇、敦、鷄等字之從享者、何嘗不得聲、而謂二字必有異也、神廟本作用亨、蓋從毛說誤改、

享亨形可通用、音則自別、至惇、惇諸字、乃俱从臺、非从亨也、臺字从言、从羊、本會意、不从言得聲、盧於許學尙疏、駁毛未允、

周易音義困 蒺藜

蒺當作蒺、攷證未及、

周易音義繫辭 繫字從穀下系、

攷證 舊脫下系二字、案系系二字不同、說文各分部、糸讀若覲、此則下從系、今補之、但書內皆

作繫矣、然正體不可不知、

下系二字不應補、說詳阮校勘記、

尙書音義大誥 大誥爾多邦 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攷證 舊但標一邦字、今依陸氏通例補四字、

攷證中應更補大誥標題一行、今脫之、乃溷入金縢篇、

毛詩音義中甫田之什 嫫嫫 息列反、夏音慢、

夏音慢、乃下音傷之譌、攷證所出字不誤、

毛詩音義下蕩之什 如憒 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

攷證 今說文憒憂也、不云炎燎、案節音義云、說文作𤇀、小燕也、此亦當爾、

元朗殆謂段憒爲炎、故引徐之音與燎之訓、盧氏未喻斯旨、節下亦撓南山二字、

毛詩音義下蕩之什 琳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玉也、鄭注尙書云、璆美玉、玲美石也、

三玲字譌、俱當作珍、攷證所出字不誤、

周禮音義上醢人 芹音勤、徐又音謹、說文作𦉰、云菜類蒿也、音謹、

攷證 案今說文有芹無𦉰、

說文艸部、芹、莛並見、莛下云菜類蒿、即陸之所据也、不識盧氏何以未之見、
儀禮音義、鄉射禮、拳之音權、臠、奴報反、說文讀爲儒、字林云臂羊豕也、人于反、

攷證於此兩則、先後互易、失其次矣、

儀禮音義、喪服經傳、于擊

攷證、擊、當從說文作擊、

觀攷證、知本書固作于擊也、局刻徑改之、乃與攷證不相應、攷證中又譌擊爲擊、

儀禮音義、既夕禮、菅古頑反、

攷證、管、注疏本作菅、

觀攷證、知本書原作管、局刻徑改爲菅、乃與攷證不相應、

禮記音義、一檀弓下、禺人、音遇、又音務、

攷證、公爲之字也、說文爲母猴也、爾雅在禺屬、故以爲字、

盧謂公爲字禺、義取禺屬、則禺乃禺之譌、

禮記音義、一王制、郊鮌、黃能、繭栗、

攷證、繭、郊鮌、黃能、

攷證於此三則失其次且爾下捩栗字

禮記音義一月令 焱風 必遙反徐芳遙反本又作飄

攷證 案說文有焱字無焱字

說文焱火華也以冉切與焱字音義俱別釋天扶搖謂之焱焱風字當作焱風陸未能辨正盧謂許書無焱則又非矣

禮記音義一月令 爲璽

攷證 說文下從土

說文璽从土然其籀文固从玉不得謂非說文正字也

禮記音義二明堂位 禿土木反

攷證 土木反舊土作上譌今從宋本撫本改

攷證 土木反之本字又爲木之譌字

禮記音義三樂記 粥音育坐也徐又扶袁反

阮校勘記云唐石經及各本作鬻鬻者育之假借粥者鬻之譌字曰璣案徐仙民又讀扶袁及者正依粥字作音玉篇弱部粥弋粥切又扶袁切養生也似即本之徐說廣韻附袁切紐內收

齋字訓與玉篇同，惟養生作生養，似今本玉篇誤倒，而本書之坐也二字，乃生也之譌。盧氏於此條失攷。

禮記音義三祭義 凍餒 之差 爲筴 耆欲

此四則皆在祭統篇，攷證中挽失標題一行，乃溷入祭義。

禮記音義四表記 則慎 本亦作古睿字

攷證 舊睿下從日譌，今依說文改。

說文睿固从日，依說文無庸改矣，當係舊譌从目耳。

春秋左氏音義一桓公傳五年 檐古外反，又古活反，旃也。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槌敵。

說文於部，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槌敵也。春秋傳曰：檐動而鼓。此云說文作檜，殊不可通。阮刻注疏本音義中，係本亦作檜四字，亦與下建大木云云文義不貫。校勘記出檐動句云：葉鈔釋文，檜作檜，諸本皆作檐。据此則元朗於正文本作檜，其所引則曰說文作檐，今乃誤互易之耳。盧氏失攷，阮亦未能舉正。

春秋左氏音義二僖公傳十七年 爲長 于僞反

考證 舊作丁丈反、案上文長衛侯、已云下注同、此當音爲字、不當音長、今改正、

丁丈反下注同六字、見前長衛條、是考證中長衛侯三字、乃長衛條之譌、

春秋左氏音義二僖公傳二十八年 鞞音半、在後曰鞞、一曰繫也、

攷證 絆 說文無、

攷證出字、不當與陸歧異、且鞞爲說文所無、若絆則說文訓馬繫、正陸一曰之義、烏得云無、

春秋左氏音義二文公傳八年 公堵 音細、俗作鞞、

鞞當作鞞、攷證所出字不誤、

春秋左氏音義二文公傳十八年 以扑 普卜反、字宜從手、作木邊非也、

攷證曰、書朴作教刑、從木、說文無扑字、此手與木必互譌、

阮校勘記、引段若膺說云、扑者、說文支字之變、手旁與又同義、卜聲同、擊之曰扑、因名其器亦

曰扑、按書音義扑作教刑、陸本亦作扑、不作朴、明非互譌、朴木皮也、非其義、盧說未塙、襄公傳

十七年、執扑亦同、

春秋左氏音義三襄公傳八年 孫臧 如字、徐才浪反、

攷證 孫臧 注疏本作臧、此從古、

依攷證則本書自作孫臧局刻誤同注疏本

春秋左氏音義四襄公經二十一年 以漆 本或作涑徐音七

攷證或作涑之涑舊本作涑梁履繩云韓勅禮器碑涑不水解涑亦漆字知作涑爲誤

盧氏旣以禮器碑字爲依據碑字固作涑涑仍涑之譌也本書之涑更誤

春秋左氏音義襄公傳二十六年 霽裳 頷之

攷證中移此二則綴前卷之末應依本書正之

春秋左氏音義昭公傳五年 天札 側八反一音截天死曰札字林作𦉳壯列反云天死也

攷證 側八反一音截天死也天當爲大舊本作天死則與字林無異大死蓋謂死者多也𦉳舊

本作𦉳今從集韻作𦉳從步小聲

盧意欲將本書天死曰札句改爲大死也三字以與字林訓天死者別異然所引仍作天死也

旣不徑改又與原書不同何也從步小聲當作從步止聲

春秋左氏音義六後序

依本書體例後序二字應別爲一行起不得溷入哀傳二十七年也

春秋公羊音義桓公二年 以復

此條本書列在嚴然條之下，攷證誤移列於嚴公條之下，失次。

春秋公羊音義文公七年 睽晉 音舜本又作睽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睽本又作睽音同字書云睽曠也以忍反

攷證 舊睽作睽注疏本同今案除本又作睽外凡睽晉曰睽睽曠俱當作睽

元朗謂睽睽音同知睽乃睽之譌字阮校勘記引段若膺說已云爾盧氏知睽之譌為睽未知睽之譌為睽也

春秋公羊音義昭公二十五年 以鞏 音安

攷證 以案 注疏本作鞏

鞏鞍同字是陸書與注疏本無異攷證獨出案字不知所本

春秋公羊音義哀公十四年 駢除 並如字又上丘具反下直據反

攷證 注疏本音驅

驅駢同字不得以驅音駢注疏本作驅除耳音字乃作字之譌

孝經音義五刑章 女子宮閑之

閑乃閑之譌閑則隸書閑字也攷證所引不誤

論語音義先進第十一 殷覲 吐弔反本或作見

攷證 殷頰 皇作殷見邢作殷頰毛本譌作眾頰

作殷見者皇本作殷頰者邢本作眾頰者毛本然則作殷覲者陸本也盧氏乃依邢毛出頰字殊失元朗之真

論語音義子路第十三 毋欲 音無

說本今作無四字攷證所引有之

論語音義子張第十九 距具呂切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

說文止部距止也即今之拒字與足部雞距字迥別案从止从足之字隸變往往不分熹平石經論語作距魏受禪表蓋天命不可以意距距行而距廢然漢魏間尙無拒字張參五經文字始云拒與距同此就隸體言之耳律以許書當云與距同元朗未能辨別以雞爪當之踏矣邢疏本作拒直用今字盧攷證略而不言阮校勘言之未暢輒詳覈其原委而箸之

莊子音義逍遙遊 窅然 徐烏了反郭武駢反

攷證 郭必以爲窳字故如此音

窳从真聲無由作武駢反段若膺謂郭以爲窳字是也

莊子音義大宗師 容家 本亦作寂、崔本作宋、

攷證 舊本譌家、今改正、

宋之隸變作家、故譌為家、盧氏已校正、而此仍作容家者、局刻之譌、

莊子音義大宗師 與乎 如字、又音豫、向云疑貌、

攷證 又音豫、同云疑貌、同字當是向字之誤、

依攷證、知向字原譌為同、局刻依盧徑改之、致與攷證不相應、

莊子音義大宗師 整 子兮反、司馬云碎也、

攷證 整 說文作整、亦作齷、陸每從敕、譌、今從隸省作整、

從隸省改作整、是也、乃曰說文作整、不與隸省無別乎、說文固作整、

爾雅音義釋詁 肅亟 字又作苟、同居力反、

苟當作苟、

爾雅音義釋言 距 又作𠵽、同音巨、

𠵽又距之譌、詳前、

爾雅音義釋言 龕 苦南反、字或作含、本今作龕、

攷證 龕本今作龕、今邢本亦從合、案九經字樣作龕、從今得聲、然合字亦從含省、究以從合爲是、

說文合字从合、从口、會意、安得云合從含省、且含字从口、今聲、與龕之从今得聲正同、抱經鄉壁虛造之說、不知其何所取、龕本今作龕、固誤、阮校勘本、龕本今作龕、與盧校適相反、

爾雅音義釋言 肯、苦等反、或作古冑字、字林作冑、並同、

攷證 冑舊亦作冑、譌今改正、或以冑亦改爲冑、此必未然、此云並同、若皆作冑、何並之有、今字林書不傳、姑仍其舊可也、

說文冑古文作冑、漢華山碑、綏民校尉熊君碑、俱作冑、篆作冑、从骨省、隸變作冑、亦仍从骨省、字林已逸、無從質證、盧氏云、或改冑爲冑、此未必然者、殆駁任氏大椿字林攷逸之說、任於此字、說頗鶻突、亦未折衷、一是初欲改冑爲冑、繼又以古文冑字當之、作冑誠近、是然鄙肥呂書、當本作冑、以隸體傳寫、譌从四耳、

爾雅音義釋言 殮 謝素昆反、說文云、餽也、字林云、水澆飯也、本又作餐、施七丹反、字林作殮、云吞食、

攷證 本又作餐、字林作殮、邢本作餐、舊殮字從夕、陸引字林作殮、則正文殮字本從夕、食可知、

任氏大椿字林攷逸云、殮疑當作泔、按說文泔爲餐之或體、本訓吞、呂說與許正同、殮則殮之俗字、不得訓吞、任說似矣、然泔既从水食會意、則水澆飯一義、應屬之泔下、而呂以此訓殮字、與許絕異、漢以後俗書盛行、餐之隸變作餐、殮之譌體作殮、餐殮形近、經典中傳寫譌誤、六朝人已不能細別矣、

爾雅音義釋天 霧 字林作霧、音同、本亦作霧、

攷證 霧乃霧之譌、說文作霧、字林省目爲口、遂致譌、

阮校勘記出霧字、而日本亦作霧、兩字正互易、

爾雅音義釋地 濟 本又作泔、

攷證 案說文、泔、沈也、東入於海、從水冫聲、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泔、從水齊聲、則濟泔字義別、今經典皆通作濟、

濟泔、泔是一字、安得義別、盧引說文、謂濟河、濟泔之濟、當作泔耳、然則當云泔、濟字義別、

爾雅音義釋草 啗 本亦作啖、又作噉、皆徒覽反、說文云噉也、廣雅云食也、

攷證 邢本作啖、說文有啗字、無啖、噉字、僅見注、

說文口部、啖、噉、啖也、陸引說文云噉也、正指此字、盧氏乃謂爲說文所無、何也、

爾雅音義釋草 蝨去悅反、益步昆反、

攷證 說文無益字、宋鄭樵注本作益、

說文莖缺益也、是益之作益、不始於鄭樵注本、缺益本皆俗字、何以舉益而不及蝨乎、

爾雅音義釋蟲 螻 說文云名斫父、

攷證 螻 邢本螻作螻、斫字舊譌斫、今據本書改、

螻譌字當作螻、邢本則作螻、說文祇作堂、無螻字、又按說文云名斫父、陸所見本作斫父、字从

石不誤、段若膺方據以改正說文、盧則據今本許書以改釋文、

爾雅音義釋蟲 蝨 說文字林從蚰蚰、

攷證 從蚰 此必譌誤、疑說文字從尉、衍林字、

阮校勘云蚰爲蝨之譌字、謂說文字林皆从蝨作蝨也、然說文無蝨蝨字、

爾雅音義釋鳥 鷄 而由反、本亦作柔、或作蹂、

攷證 案說文無鷄蹂字、

說文內之篆文蹂、不得云無、盧氏殆因其不隸足部、而未之見也、又說文驪下云驪專昌蹂、如

誰短尾、射之銜矢、射人、許說全本雅文、特鷄作驪、驪作專、昌鷄作蹂耳、盧氏亦并未之見、

此書讎校不精譌字雜出已失抱經之舊又盧於小學未甚諦案攷證中時引許書輒多牴牾課徒之暇猶讀一過條其譌謬箸之簡端時光緒廿年孟冬嘉定夏曰璣識於京師同文館

清貽謹案顧澗蘋手批釋文題語以盧抱經之重刻段茂堂之重校阮雲臺之考證爲陸書三序謂惟有購葉鈔原本重加精雕雲霧庶幾一掃王君獻唐謂葉林宗鈔本全書三十卷十四冊從文淵閣本影鈔前曾在海源閣見之其書迭經唐宋人改竄已失陸本真面目今日尙可窺見一二者只燉煌石室所出之尙書殘卷耳然陸書雖經改竄其依文淵閣本影鈔之舊改竄本猶勝於通志堂盧抱經等之新改竄本故中國現存釋文全本之最古者當以海源閣所藏爲絕無僅有云平情論之陸書傳世多譌則盧段阮諸家之校勘自不爲無功其輕率改古與攷證之未審誠所不免要亦時代使然必謂舊本字字足珍此則收藏家之見與訓詁考訂家不無異同者爾然苟能得葉鈔本以一勘之誠快事也

唐圖亭的哲學思想

王永祥

一、引論

前清初葉的思想。大都是明末王學的反動。所以這時期的學者。差不多都是排斥陽明。提倡程朱。就是號稱王學大師。如黃梨洲李二曲孫夏峰等。亦是帶點調停修正的色彩。不會在朱王交爭的陣容裏作一個正面的衝鋒。這種物極必反的情形。從思想史上的普通潮流看來。固然是常有的現象。然而從思想的實質上研究。是有點錯誤的。他們排斥的王學。是王學的末流。並不是王學的真相。

原來陽明之學。須從兩方面去認識。一是心性方面。一是事功方面。王門的浙中江右二派。發揮的祇是心性之學。或主自然流行（如龍溪）或主收攝保聚（如念菴）對於陽明致良知的學說。可謂極分析闡微的能事。然而末流所及。遂啓空虛之弊。無用之譏。王學所以遭清初極力排斥的地方。就在于此。究其實。這祇是半截的陽明。而且是翻拓了好多次的半截陽明。何曾是陽明的真相呢。王門的泰州一派。發揮的祇是事功之學。這一派的人。都是想以一身擔當天下國家的大任。都是有赤手搏龍蛇。單臂撐乾坤的氣魄。雄偉是雄偉極了。然而末流所及。遂啟狂放之弊。橫決之

譏。清初所以那樣激烈地排斥陽明。一半也是由這派的弊病激起來的。究其實亦祇是翻拓了好多次的半截陽明。不是陽明的真相。真正的陽明是想把事功之學建築在心性之學上面。換句話說是想把事功之學找出牠哲學上的根據來。可惜王門的弟子不會認識了陽明的全部面目。不會認識了陽明哲學的真正意義。把整個的學說一貫的系統無端的折成兩蹶。不相聯絡。所以結果陽明之學不惟不能發揮光大。反弄的引起若干激烈的反對。這真是陽明思想史上的一宗絕大遺憾。

而且還有一件最令人不平的事情。清初的思想。有一個普遍的時代色彩。提倡實用。主張事功。並且就是拿此來作爲反對王學空虛無用的工具。但我們知道注重實用。講求事功。那正是陽明之學的出色。當行陽明之所以偉大者。正在于此。今反讓人拿此來作爲反對的口實。豈不是冤枉到極點了嗎。這種不白之冤。更不能不歸過于王門弟子之未能真正認識陽明了。

清初的唐圃亭。以我看來就是想替陽明洗刷這種不白之冤的一位健將。他認清楚了陽明的真正面目。他把事功之學建築在心性之學上面。找着了哲學上的根據。大聲疾呼地去提倡實用主義。事功主義。他的精神既繼承着陽明哲學的真正意義。更不會違背清初普遍的時代色彩。固然內容方面未必跟陽明完全一致。但從趨勢上看。方法上看的確是一貫的。我們研究思想演進史。

的人們所以不得不特別表揚一番。

二、身世

先生生于明崇禎三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年七十四歲。（一六三〇——一七〇四）他比黃宗羲小二十歲。比顧亭林小十七歲。比王船山小十一歲。比李二曲小二歲。顏習齋比他小五歲。王崑繩比他小十八歲。陸稼書和他同歲。

先生名甄。字鑄萬。四川達縣人。少年時從父遊宦吳江。遇着張獻忠之亂。四川千里爲赤。父卒于任。不能歸葬。於是就在蘇州立了家。舉順治十四年舉人。選授山西長子縣知縣。勸民養蠶樹桑。躬自下鄉視察。一月而樹桑八十萬本。到任才十月。以逃人誣誤去職。于是僦居吳市。蕭然四壁。雖然炊煙常絕。而振筆著書不停。嘗說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陋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而遺其大哉。所著書曰潛書。分上下兩篇。談學術的爲上篇。論政治的爲下篇。寧都魏叔子見而歎曰。是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可見他的價值了。

潛書外。尚有圃亭集。但不知現在還有傳本沒有。他的朋友除魏叔子外。可考見者。尚有王崑繩曾青藜。顧景范諸人。晚年復與蔡息關先生講道。闡述陽明良知之學。

綜核先生一生。沒有得着爲政的機會。所以也沒有做出甚麼偉大的事業來。但窮困著書數十年。

如一日的那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已很夠我們景仰的了。

三、哲學思想

先生的哲學思想。全在潛書的上篇內。現在我們把他貫串起來。作成一個有系統的敘述。

一、論道 我國宋明的理學差不多都是把天地人用同樣的眼光去看。待用同樣的原理去闡明。圃亭先生亦不爲例外。他說

天地人物。奚以不窮乎。天地之混闢大矣。必有爲混爲闢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混闢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爲絕爲續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絕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死生也。博觀

這可說是先生的本體論哲學的目的。就是想。去。尋。覓。着。那。不。窮。之。體。令。個。個。人。可。以。與。天。地。合。德。二、論盡性 這個道。這個不窮之體。在天。在地。在人。莫有分別。祇此一個。所以人有能灼然見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天地萬物與我爲一的可能。這種境地。先生叫做盡性。人之所以爲大人爲小人。就在他的能否盡性上分別。

常人不能盡性的原因。皆由于眼光太小。不能把性之量盡量擴充。自己把自己限制小了。所以他說。

水在杯中。豈有二水。然兩杯相並。隔在分秒。不得爲一水。四海相去。不知其幾萬里。遊魚可達也。豈可謂爲異水。山水草木。牝牡形質大判矣。生天生地。以生羣物。無二生也。陽氣時至。蟄蘇而化。有條達而苞長。無二生也。方各見方。物各見物。故不相通。聖人盡性如海。復性于原。是以欲亦通。非欲亦通也。充原

又說

一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水則爲一。于己必盡。于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性功

不能盡性的弊病。在于方各見方。物各見物。復性于原的功夫。在于以性通性。所謂復性于原。就是上邊所說的盡性。真能到此。則天地萬物與我爲一。類亦通。非類亦通了。但以性通性的方法。不是容易的。所以先生對此。討論特詳。

三、論盡性之法。先生把性分三部來講。一性德。二性才。三性功。所謂盡性。就是要把性中所具有的德。盡量的發揮出來。盡量發揮出來之後。性功才算圓滿。性功圓滿。才算以性通性。仁義禮智四者。先生謂之性德。仁的定義爲

性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仁與和反。
義的定義爲

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義與固反。
禮的定義爲

性渾無物。中具大讓。禮所由出……禮與爭反。
智的定義爲

性渾無物。中具大明。智所由出……智與昧反。

仁義禮智四德。如何方能修到呢。性德的功效。如何方能見出呢。這都是性才的力量。何謂性才。先生謂即性之無不能者。別謂爲才。並不是除四德外。尚有甚麼別的東西。才的力量非常之大。他說。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于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强于此者。形不爲隔。欲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于此者。性如此大的力量。如何方能得到呢。先生謂全仗性德中的智。他說。

三德之修。皆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

但智又怎樣能有如此大的效用呢。先生謂在一個和字。他說。

以智和德。其德乃神。

又說。

智之真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方。受之圓則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而利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誤者見智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既成。僅能充身華色。不見發用。

先生的意思。以爲仁義禮三種性德。若無智以調和節制于其間。則各局一方。其德不神。換言之。就是要拿理智作用來做修養性德的工具。

和字之外。先生又提出一個道字。他說。

德雖至純。不及遠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可勝用。雖不殺臬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

此處所謂道。是擴充引導的意思。先生以爲性中的仁義禮三德。非用理智作用擴而充之。其用不大。換句話說。就是要拿理智作用來做施行性德的工具。這種重視理智作用的精神。是先生哲學中的一大特色。

性德既修。性才既具。然後性功可見了。性功到了極處。即所謂盡性。性功如何方算到了極處呢。曰。在治世治世而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始可皆得其所。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各得其所。即是上文所說的以性通性。他說。

儒爲治世。故仁育義安。禮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即所成性。離之無以盡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廩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人。若棄其廣宅。棲身于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性。何以異是。

因爲他把個人放大了。與天地萬物齊體。肉體的我。祇算做小我。那合乎不窮之體的我。與天地萬物齊體的我方是大我。所以想盡性。想盡大我之性。自然就非合天地萬物一爐而冶之不爲功。這就是先生所以主張盡性在於治世的理由。

四、兼善主義 既以治世爲盡性之方。自然反對那獨善其身的偏狹主義。其駁難獨善主義的言論。完全根據着他的本体論。最爲痛快。他說。

昔者唐子之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己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于此。吾之于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于天地之間也。猶同寢于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

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于饑饉。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既多難。已安能獨賢。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也。良功

讀了這一段言論而不激然有所奮起者。想很少罷。世既多難。已安能獨賢。抱獨善主義的人們聽者。

既然反對獨善其身。所以對於事功的觀念。極其重視。並且還找出他在哲學上的根據來。他說。天下豈有功不出于心性者哉。功不出于心性。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而無事功者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

他把王門浙東江右兩派的心性之學。與泰州派的事功之學。聯在一起。從前折成兩蹶的陽明。到此又恢復舊觀。成了整個的全体了。

惟其功出于心性。所以泰州派赤手搏龍蛇的手段。是有根據的。並非橫決。惟其心性而即有事功。所以浙東江右兩派之研究心性。亦不能竟爲廢棄。這樣雙方兼顧。才是陽明的体用一原。但先生仍恐怕不免有所懷疑。于是又極力的曉諭。那般怕自己才力不足的人們。他說。

儒有三倫。上倫如日。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次倫如月。無遇不徵。無方不利。下倫如星。已獨昭昭。

人皆昏昏。以心取喻。日月星惟一明。自照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即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即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即能照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即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城。即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即一國之耳目。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即其耳目。心身。無不遂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垢。体立峻潔。何讓日月。可以爲星。可以爲月。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性功

他的意思。以爲人雖有能力大小之分。但那是程度上的差別。並不是性質上的迥異。能力小者。日習月將。自能躋於高明之域。其限於下劣者。自暴自棄的原故。

由此說來。人人有治世之能。治世之責。才力的大小。又是可以自由發展擴充。但舉目世間。自居懦弱。甘落人後者。尙大有人在。那又是甚麼原故呢。先生說。那都是不敢嘗試的原故。未曾嘗試。那能斷定自己能力的估價呢。他說。

吾既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于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繫之甚輕。可携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則鞞窳而酒溢于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于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恒不恒。恒悅

一件東西的好壞。非實地試驗。不能斷定人之能力。又何獨不然。先生又由此推說。人果敢于嘗試。

則或快或慢。准有成功。的一日。人類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困難的時候。自然會激起他的有爲之才。他舉了一個很妙的比喻說。

昔者有明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于勞。閭里之近。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執鞚而升。執鞚而下。執鞚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途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強起而行。脛腫蹠跖。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之右。于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己而已矣。無助

因爲他如此勇敢的主張治世。主張事功。所以他又主張以功用爲評定人物好壞的標準。這是一貫而下的他說。

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資。布帛稻麥。人之所養。奚必珍寶。敗屋之瓦。廢牆之礫。人之取之。則無遺焉。物且有然而。況天下之賢人乎。賢而不致于用。吾見其不瓦礫若也。貞隱

又說。

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使樹。

矣。不華華矣。不實奚貴。無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揚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辨儒

他的意思。以爲人生於世。必須有用。必須立功。不然白白活着。有何用處。這種以功用爲標準的意思。很有點顏習齋的精神。這或者是由王崑繩那裏轉來的。

人不能獨善其身。須要治世。須要立功。人之好壞。須以他的有用無用爲分別的標準。一個人之無所建樹。是他自己不敢嘗試的原故。並非才力有所限制。有了這些主張。所以他極端反對從前儒者的軟弱無能狀態。他說。

何謂大患。腰領不能當挺刃。面目不能當僂辱。腹腸不能當癥結。易鑠之精。不能當憂慮。是謂大患。獨樂

又說。

人之大患。莫過于弱矣。弱者雖好善。若渴見義。必爲進而不續。續而不終。以之爲國。必衰其國。以之爲家。必索其家。以之爲學。必廢其學。即有智慧異敏。而卒與衆人同沒者。惟弱之故也。獨樂

這種口吻。也是跟顏習齋相同。

五、靜悅主義 以上所說。都是先生的事功哲學。對於個人的修養。未曾談及。這一層。先生也有。

特別的見解。

宋儒極力提倡守敬的工夫。先生則以爲敬則不免失之於拘。拘則易習於弱。所以祇言靜而反對敬。他說。

人知敬之爲本。而不知其能治心。亦或害心。不知其有功于天下。亦或無功于天下。是何也。人孰不知敬與不敬之異。而莫辨敬與敬之有異也。心用尙智。善敬者益智。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固心用尙勇。善敬者益勇。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弱。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是拘儒之敬也。固矣。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淺儒之敬也。弱矣。

敬修

這是說人心之用。貴乎理智化。貴乎勇敢化。若以敬持之。運用不善。則恐怕流于固執軟弱的弊病。想免除這些毛病。須以靜代之。他說。

靜以言乎心之體也。敬以言乎體之持也。心如玉。靜則玉之質。敬則執之慎也。

他說之靜。以現代術語說。就是冷靜的頭腦。他所反對的敬。就是身体的拘束。活潑的反面。

統觀先生以上的諸種主張。都是由那宇宙萬物的不窮之體。抽繹出來的。不窮之體。就是生生不已的。所以然。簡言之。又可以叫做活動力。這種活動力。是支配天地萬物。而無有差別的。我裏頭有天地萬物。天地萬物裏也有我。所以想與天地合德。充實大我。必須盡性。必須治世。必須以功用爲

批評之準。知道這個。就可以知道先生人生哲學的議論。亦不能離開那活動力。活動力是頂活潑。頂流暢地。永遠在那裏生發。人生于世。既是受這活動力的支配。當然亦要像那活動力似的。過一種。頂活潑。頂流暢的生活。活潑流暢。就是快樂的別名。就是愁悶的反面。因為煩愁鬱悶。就妨礙生機了。這種活潑流暢的態度。先生叫做悅。他說。

不悅爲戕心之刃。悅爲入道之門。

他以為凡百不痛快。都由不悅。心不得其平而來。他說。

吾之于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于其人。吾之于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于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詈僕妾而怒養子。而亦求備于妻。一朝有省焉。即此一人。即此一事。或宜于朝。而不宜于夕。或不宜于朝。而宜于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悅入

何謂悅。悅何以有這樣大的功用。他說。

悅者非適情之謂。非狗欲之謂。心之本体。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這是先生的修養方法。

用這種方法去修養修養的有了冷靜的頭腦。曠日太空的胸懷。然後去用理智作用。勇敢嘗試的精神。做出驚天動地的事功。到那時人生的目的。才算有了個合理的歸宿。圃亭先生的全部哲學。不過如此。至于是否繼承着陽明的真正精神。那就在讀者自己的領會了。



要

湯

尔

和

題



著

玄奘法師年譜

卷上之二

陳思

貞觀五年辛卯 三十二歲

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大城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爲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爲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無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尙爲灰燼。如何此跡獨得無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跡。何得獨無。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上爲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爲溼。以帛練裹。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印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彌。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爲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大

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氈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爲環。栴檀爲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旛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契暫到即來。於是獨去。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無著。世親。法救。如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聖亦無量。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蓬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夾蘇婆薩堵河。其王多居。膏揭釐城。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龍泉。即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城東北登越山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攀緣鐵鑠。躡飛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即仗那舊都也。自烏鐸迦漢蓬城。南渡信度河。至咀。又始羅國。東南二百餘里。經大石門。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初入境。至石門。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數日漸進。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此言福

舍。王率羣臣及都內僧詣福舍相迎。講乘大象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明日請入宮供養。并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無本。遂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師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謔稟。曉夜無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祕。彼公歡喜。歎賞無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顧此衆中。無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平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僧毘戍陀僧訶。此言淨師子也。辰那飯茶。此言最勝親。薩婆多學僧蘇伽蜜多羅。此言如來友。婆蘇蜜多羅。此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蘇利耶提婆。此言日天。辰那咀邏多。此言最勝救。其國先來尙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英富。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爲大匠褒揚。無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諷醉。無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慙服。其國先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協尊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

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波弟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咄纜藏。舊曰修多羅訛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凡三十

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訛也次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凡三十

萬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為鑠。鑠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率堵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與

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

窺基因明人。正理論疏。大師行至北印度。迦濕彌羅國。法救論師寺。逢大論師僧伽耶舍。此云

衆稱。特善薩婆多。及因聲明論。創從考決。便曉立猷。後於中印度境。摩揭陀國。遇尸羅跋陀羅

菩薩等。重討幽微。更精厥趣。

那揭羅喝。佛國記作那。即阿富汗加非利斯坦。西界納直城。濫城都城。當即加非利斯坦之

法拉直汗城。健陀邏。魏書作乾陀。佛國記作健陀衛。英人恭寧翰考。即阿富汗都東南乾陀

彌城。布路沙布邏。即乾陀彌東北布路巴城。烏仗那。魏書及佛國記均作烏婁。伽藍記作烏

場。耆揭藍。恭考。即加非利斯坦境。耆哥拉城。咄叉始羅。佛國記作竺刹尸羅。迦濕彌羅。唐書

作箇失蜜。印度史作卡希米。今日克什米爾。為漢罽賓地。唐書云。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即

今克什米爾城。或曰色令那加。

貞觀六年壬辰 三十三歲

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笈蹉國。東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慈恩傳

土據平川。稠萬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于時徒侶二十餘人。行至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續高僧傳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毘膩多鉢臘婆。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所論等。大城東南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日迦旃延論師。於此製發智論。慈恩傳

貞觀七年癸巳 三十四歲

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入其國。詣那羅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從此東北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自屈露多南行七百餘里。至設多圖盧國。從此西南八百餘里。至波里夜咀羅國。從此東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從此東北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東臨兢伽河。北背大山。闍牟那河中。境而流。國有大德名闍耶龜多。善閑三藏。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毘婆沙。慈恩傳

貞觀八年甲午 三十五歲

聽經部毘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昔瞿拏鉢刺婆。此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乘。時提婆犀那此言天軍阿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諸疑滯。請天神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揖而不禮。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既我慢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毘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毘婆沙師所執。理奧文華。西域學徒。莫不鑽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論。二萬五千頌。八十萬言。造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毘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毘末羅密多羅此言無垢稱也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世。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其國有大德名密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

論師弟子。善閑三藏。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此言辨真論。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國。又南行二百餘里。渡菟伽河。西南至毘羅那拏國。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城東二十里有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一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訖。歸瞻部洲下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此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菟伽河。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此言光增。兄字遏羅闍伐彈那。此言王增。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此言金耳國。設賞迦王惡其明略。乃誘而害之。大臣婆尼及羣僚等。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此言戒曰。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無不歸德。敕其境內。毘得殺生。隨其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無遮大會。法師入其國。到跋達羅無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日。宵毘婆沙。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菟伽河。南至阿踰陀國。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此言世親。舊婆藪槃豆譯爲天親訛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爲衆講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覩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論。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爲衆說法。阿僧伽亦名無著。健陀邏國人。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

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慈恩傳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慧愷法師俱舍序云。佛滅已後千一百年。天親菩薩出生造論。依今所傳諸部異說。今依大乘九百年間。天親出世。造此頌本。真諦法師中邊疏亦云。九百年中。天親生也。同時唯有親勝火辯二大論師。造此論識。千一百年後餘八論師。方造斯釋。

自阿踰陀國禮聖迹。順兢伽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穆法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輪迦林。非常深茂。慈恩傳

忽被秋賊。湏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惟選契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契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無其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覆沒。飛砂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續高僧傳

磔迦。瀛寰志略稱其地爲本若。一作烹齋。又作奔札比。圖作旁遮普。今該省城曰拉合爾城。一曰勞耳。又曰拉烏爾。至那僕底。西域記曰。唐言漢封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

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四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桃李。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當即今亞立瓦爾城境。闍爛達羅。西域記作闍爛達那。當即拉合爾東南之遮蘭達。設多圖盧。恭考森姆拉翁。巴拉西德林。皆在其境。波理夜。叵羅。恭考即刺日不德部。烏瓦爾西北之科德城。秣菟羅。黃氏恒河考作秣得拉。恭考即西北部馬特拉城。祿勒那。西域記作宰祿勒那。婆羅吸摩補羅。恭考即西北部庫馬汪城。劫比他。佛國記作僧伽施。恭考即西北部瑞普里。羯若鞠闍。即唐書茶縛和羅城。恭考此城故址在西北部科尼普爾西北一百四十里。當在今佛德普爾東南。

按慈恩傳云。羣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殺以祠之。賊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依此傳云。遇賊之時。當在本年秋晚。上溯貞觀五年。自迦畢試安居訖東行。至今積時不滿四年。自濫波至阿踰陀。計程已在一萬二千餘里以上。迦濕彌羅至那僕底。闍爛達那。宰祿勒那。羯若鞠闍等處。就學經論。又在四年以上。奘公未具神足。何能臻此。宣律撰續傳所記行程。雖與本傳大同。而於迦濕彌羅至磔迦。則大書曰。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近千里。餘則非

云又東。即云漸次東南。僅於劫比。他至羯若鞠闍云。西北二百里許。迥異本傳。途路迂迴。又於至那僕底。率祿勤那。就學經論。皆不書幾月。所叙雖簡。取材當別有據。冥詳撰樊公行狀。因之。良有以也。

東行三百餘里。渡兢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東南行七百餘里。渡兢伽河。南闍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墀。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以來。諸王豪族。仁惠慈施。皆至於此。因號其處。爲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從此西南入大林。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城內故宮中大精舍。有刻檀佛像。鄔陀衍那王。舊云優填王之所造也。南有故宅。是瞿史羅故居。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無著作顯揚論處。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鉢羅斯那特多。此言勝軍舊曰波斯匿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爲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闍鉢底。此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也。訛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此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鴛婁利摩羅。舊曰央囉摩羅訛也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此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即給孤獨園也。昔爲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

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甌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爲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爲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伽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刼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毘羅國周四千餘里。都城千餘里。並皆頽毀。宮城周十五里。疊甃而成。極牢固。內有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生之像。上座部云。菩薩以嘔怛羅類娑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陀仙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掬力處。又有太子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厭離世間迴駕處。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

冠髻珠。付闡鐸迦還處。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城內東北隅准陀故宅。宅中有井。將營獻供鑿也。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也。有大輒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大窰堵波。無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以來。或云千二百歲。或云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從此復大林中。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痾斯國都城。西臨菟伽河。渡婆羅痾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東北順菟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都城。荒毀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是佛說毘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是毘摩羅詰故宅。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是無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窰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佇立處。次西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又有菴羅女持園施佛處。從吠舍釐南境。去菟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慈恩傳

鉢羅耶伽。西域記作鉢羅那伽。恭考即西北部阿拉哈巴。憍賞彌。佛國記作拘睺彌。鞞索迦。恭考即烏德城。室羅伐悉底。佛國記作拘薩羅。恭攷在巴來支。黃楚材恒河考謂距烏德五

十里之非薩巴城。劫比羅伐罕堵。佛國記作伽維羅衛。恭考在烏德東百里。黃氏謂即哥祿普爾。藍摩。佛國記作藍莫。恭考在西北部亞薩姆格爾城東北五里。南臨哥格拉河。拘尸那揭羅。佛國記作拘彝羅竭。恭考在哥爾克波爾東百里。婆羅痾斯。佛國記作加尸國波羅捺城。即今班拿勒斯。吠舍釐。佛國記作毘舍離。恭考在孟加拉部摩蘇佛普爾西。稍南七十里。

貞觀九年乙未 三十六歲

從吠舍釐南渡。燒伽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號。是爲中印度。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王即戒日之女壻。今所治城。非古所築。燒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城之西南。四百餘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山之西南。即成道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繞樹周垣。壘甃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雞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澁。多諸竹林。每思登踐。取進無由。樊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樊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旣達山阿。壁立無路。

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頗毘娑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外郭。上如陣塊。皆輒爲之。西通小徑。北關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結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唐言鷲峰之臺。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嘗往來於斯道也。山城北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輒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娑栗泗城。唐言新王舍城。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閣四重。高八丈許。並用輒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輒壘。高五丈許。中間水遶。極深池塹。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

餘丈。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層閣。莊嚴綺飾。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往返。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奘歷諸國。風聲久達。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往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坑之者。爲賊擊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奘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汝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上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旣與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員置十人。由來闕一。以奘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斗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門。二行乘象。與三十人從。大

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卽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續高僧傳

西域記。波吒釐子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旣窮至理。亦究微言。南印度有外道。聞護法名高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王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惟願降迹。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戒賢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起。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詞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又那爛陀

僧伽藍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疏。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

摩揭陀佛國記作摩揭提。波叱釐子。佛國記作巴連弗。今巴德拿。加耶。今圖作加雅。矩奢揭羅補羅。唐言茅城。在今巴哈爾城西南六十里。

貞觀十年丙申 三十七歲

重爲再講。九月方了。續高僧傳

貞觀十一年丁酉 三十八歲

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慈恩傳

貞觀十二年戊戌 三十九歲

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請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慈恩傳

貞觀十三年己亥 四十歲

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

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南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續高僧傳

按貞觀三年仲秋首途。至上年正十年。

法苑珠林五。奘法師傳云。馱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各有大寺。其寺有婆毘吠迦論師。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而服水。立志祈請彌勒菩薩。又玄奘法師云。貞觀十三年。奘在中印度摩伽陀國。那蘭陀寺。見一俗人。說云。有一人好色。聞彼山內。有阿修羅窟。別有宮殿。甚精殊好。同天宮佳妙。其人思見修羅女。共爲匹對。

按見俗人說。必時將南遊。詢訪經途。所以聞此俗說。以此行往復路程。及留滯日月總計。自那爛陀東行。約在本年春間。

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咀吒國。濱派大海。四佛曾遊。又從西行。將至二千里。達羯羅拏蘇伐刺那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僑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峰山。昔古大王爲龍。

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至秣羅矩叱國。即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旁有岩頂。清流繞旋。二十許匝。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又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達摩訶刺侘國。其王果勇英威。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續高僧傳

伊爛拏。西域記作伊爛拏。鉢伐多。恭考即孟加拉部蒙赫爾城。三摩咄吒。恭考即孟加拉部加爾各搭。羯羅拏。恭考即蘭木格城。烏荼。恭考在孟加拉部庫台克城。東北百七十八里。橋薩羅。恭考即中部之琛達城。師子國。西域記作僧伽羅。梁書唐書佛國記均作師子國。元史作僧伽斯。明史始稱爲錫蘭山。

貞觀十四年庚子 四十一歲

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

實論等。續高僧傳

鉢伐多。恭考即旁遮普部舍阿特城。

貞觀十五年辛丑 四十二歲

便東南還那爛陀。參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所。其人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樊徒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首尾二年。續高僧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伊爛拏鉢伐多國。有二大德。一名恒他揭多。二名屬底僧訶。俱菩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毘婆沙。順正理等。馱那羯磔迦國。達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因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毘達磨等論。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就停兩月。諮決所疑。按毘婆沙。早已讀於縛喝國之納縛伽藍。順正理及聲明因明。迦溼彌羅國大德僧稱。既講於前。那爛陀寺正法藏復講於後。皆無再讀再諮之必要。宣律師撰續高僧傳。削而不書是也。況此行往復。經途已將四萬。爲時不過二年。豈有此長日月乎。

滿洲發達史(十四)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成能譯

第九章 滿洲之封禁及其價值

一 明代所拓地之荒廢

滿洲存亡之關節 明清戰爭所及於滿洲之影響甚爲重大、吾人試於今日一爲回顧、乃覺有無窮之意味焉、考明清戰爭之時期、自西元一六一七年開始、凡歷二十餘歲之久、明之對於防禦設備、籌度者、奚止再三、其所耗軍費、實爲不貲、然自一方面觀之、當時明室內部之財政、早已十分困憊、而且紊亂、在識者間之推斷、即使無滿洲人之侵略、明室滅亡、固有爲運數所不可免者、但在明室之利害固然如是、而在清廷究竟何如、則亦有不可樂觀者、諸葛亮有言曰、漢賊不兩立、當時滿洲、除覆滅明室以外、求其所以自存之道、蓋亦甚難、雖清之太宗、深知利用民衆心理、運其巧妙之手腕、以相掩蓋、使其缺點不至暴露、但其心中之焦慮、必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吾人於此時期、確認滿洲方面、亦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也、茲更將其原因數端述之如下、

土地之自然荒蕪 滿洲危急之原因、雖有多端、而以土地日就荒蕪爲第一、夫戰爭之結果、雖

在十分繁榮之土地，亦不免因戎馬之蹂躪而淪爲荒土者，此乃必然之事。況滿洲人自身，本不解農業爲何事，其耕作之役，全仗彼所恣意殺戮後賸餘之少數漢人，分配諸王旗下，附以奴隸之目，令其從事吠畝耳。溯明朝自設置遼東都司以來，開墾遼河流域之土地，幾及三萬餘畝，所餘以爲滿洲人之耕地者，不及十分之一。迨發生劇戰而後，多數開墾土地之明人，強半皆逃亡於朝鮮之平安道北部，其餘則避難於山海關內，而此時所有諸王旗下充當奴隸之漢人，亦因戰役之故，不特對於明人此時遺棄之土田無暇耕治，即其原來爲諸王耕作之土地，亦并歸荒棄矣。

明末政治家孫承宗守備山海關之記載中，曾言其有在三四年間開墾屯田五千餘頃之事實。此雖由於承宗之才具優越，亦因漢人之天性對於農事忠實，其人民皆慣經兵役，雖在戎馬倉皇之間，亦可驅之以就農田，而滿洲人則向無此種知能也。

土地之還歸甌脫，上文所言，皆就遼東地域記之也。而一般滿洲之全境則何如？吾人於此，亦有不得不與遼東方面作同樣之感想者。原來清室崛起之時，基本軍數並不甚多，據當時之記錄，太祖崛起興京，創立八旗軍制之時，每旗之定額，爲七千五百人，統八旗計之，其總額不過六萬人，挾此區區之兵力，以之稱霸於長白山下一帶之土地，固無慮其不足，但彼等却不甘小就，方欲悉索敵賦以與明人對敵，而長驅以攻略燕京焉，則僅此八旗之兵力，自未免有不足之慮。況自軍興

以來、歷經大小數十回之征戰、其傷耗之額、亟待補充、雖彼等同時征服朝鮮、收降蒙古、其人皆可以備徵發、但國家之基本軍隊、總以同種族人爲宜、於是益益進行夫滿洲部族之集合、彼太祖太宗二代之政策、一面與明人交戰、一面分兵於北滿一帶、俘虜其他壯丁、遣送於奉天朝廷、以供充實八旗兵力之需要、用是乃所向無敵、博得八旗勁旅之徽號焉、然因壯丁悉被徵發之故、滿洲方面之土地、不特農業上呈衰退之狀況而已、竟有還爲無人荒野者、吾人今姑不必爲煩瑣之考証、姑舉一事言之、豆滿江邊有茂山之谿谷地一處、今固爲朝鮮之領地矣、其在明末時、則謂之瓦爾喀、又謂之老土、此地原爲女真之一族所居、當時朝鮮因欲防禦此族之故、曾於咸境北道犧牲許多之兵力、乃至太祖之時、忽然空無人居、而成爲甌脫焉、朝鮮人於此、乃不費一矢、安然而佔有之、此無他、因其間之居民、爲太祖驅之以就兵役故也、由此觀之、後來滿洲區域內之處女地、其在昔時、未嘗爲人跡所不到、乃因人爲之結果、遂還歸未闢之天荒焉、則其物力之耗減、不可推知乎、

民族之大移動 又次則因清人佔領北京之後、本部之滿族、視若天堂、有爭先恐後、盡族西遷、而不可抑遏之勢、但欲將當時移動之實數、精確稽考、則頗不易、幸有日人所著之韃靼物語一書、關於此節、曾爲較詳之記載、試一爲觀覽、則其光景、可想見也、

自韃靼之都城（奉天）以迄明都北京、中間雖有小山、而道路當平坦、寬俱達四五丈、有可宿之

房舍皆極寬大，不若日本式之矮小，亦有竟日循行海濱者，偶遇小川，類多不通舟航，迨至將近北京處，則有大河前橫，停舟以爲橋梁，溯旅程之起迄，凡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踵，不絕於道，行李則俱用駱駝負送，亦有用馬者，然其馬並不施以鞍鐙，但以布幅鋪於腰脊，屬之以繩，而縛於馬腹，其行李物品皆顯露在外，而無包裹也。

由以上所載觀之，其據有燕京視爲天都志滿意足舉宅內遷之狀，如在目前矣，使此記載而果可信也，則滿洲境域開拓遲滯之原因亦可以知矣。

二 招民條例並無顯著效果

順治初年之勸農，滿洲人乘其方輿之鴻運，遂得長驅而佔有北京也，前已言之矣，但北京地方既經闖賊之蹂躪，其近郊一帶亦同樣陷於荒蕪之悲境，故滿洲人之佔有北京，在開國之戰略上，雖已告一段落，而戰費却日益增加，度支日以空匱，至順治元年，其新造政府之記錄中，遂有毅然下令全國地方官急速從事於勸農開墾之事，按當時之規定，凡無主之土地，則分給於流民及官兵開墾，有主者，則招其原主，從事耕作，政府并發給耕作之農具及種子，但在戰爭方殷之際，此種規則果能收若何之效果，則不可考也，而滿洲方面，則并此種規則，亦未施行，迨至順治八年，始對於山海關外之土地，出有招墾之告令，凡一般人民，有希望在山海關外墾地者，得於山海關道

保證之下、許其居住、并分給以可耕之土地、於是遼西方之農業、遂得有幾分之效果、自此令發出之後、其時中央政府不欲令祖宗發祥地域日就荒蕪之意旨、已可窺見、未及幾時、當清順治十年、中央政府又指定遼陽爲府、附以海城遼陽二縣、而復公布招墾遼東之命令焉。

遼東招墾令之內容 試舉此令之內容言之、其最要之點、即責令一種農民之介紹人、與以報酬、令其負招工之責是也、此種農民介紹人名之曰招頭、而其所謂報酬者、亦非金錢等物質之報酬、而爲官爵等資格之授與、其官爵授與之法、皆依本人之希望而定、如招頭之希望在文官、則授以知縣、希望在武官、則授以守備之類、然須視其所招民數之多寡、以判別階級之崇卑、凡經手所招農民在六十名以上、未滿百名者、如給文官、則爲州同州判、武官則爲千總、五十名以上者、文官則爲縣丞、主簿、武官則爲百總、其能招得多數者、每加增百名、則加紀錄一級、其授官之手續、例如招頭所招農民既有成數、則將姓名冊呈報戶部、乃牽引出關、投到於遼東移住地之各府縣官署、交收清訖、該府縣官署、即發一移民收領證書、與招頭、招頭即携此證書返京、希望在文官者、則向吏部、武官者、則向兵部、呈驗證書、即能受取官職、至於待遇移住農民之法、則對於每名、每日貸給食量一斗、每開墾荒地一晌、貸給種子六升、又每農民百人、貸給耕牛二十頭、其食糧與種子、俟至秋收、即須歸還、由其大體觀之、彼時所定招民之報酬、固十分優厚、然其成績、則不可知也。

招墾令不良之影響 懸官爵以招民開墾，其流弊所屆，實開賣官鬻爵之先聲。清室賣官之制，則始於三藩平定以後，其時軍事甫定，帑項支拙，故不得不出此下策以融通財政耳。豈知其結果於財政之融通上，亦並不能得到滿足。當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有宋德宜其人者，獻言於清廷有曰：頻年出內帑以充兵餉，度支仍有不繼之憂，無已，乃開捐輸之例，計經三年，所得不過二百萬兩，其中以報捐知縣者爲最多，其數達五百人，宜請戶部限期停止云云。夫三年共計二百萬兩，則每年不過六十萬兩耳。在康熙十六年之成績不過如此，以之推測順治十年之懸官爵以招徠墾民之事，其成績之不良，可以知也。夫賣官鬻爵之計，能售與否，要關於政府之信用。滿清此際，方始奠都北京，各處戰事尙紛紛未已，而遽然出此，其計固已左矣。而果也。至西元一六五五年，又追加視開墾地之多寡，授官進級有差，或賜給匾額旌表門閭之令。至西元一六五八、一六五九、一六六三、一六六七等年間，種種優典，有加無已。其張皇補苴之狀，可以想見。迨至西元一六六八年，康熙帝鑒於招墾令之效果難知，乃毅然下詔廢除矣。

各地之殘破依然 西元一六六八年之撤消招墾令也，原因雖有種種，其主要之故，無非成績之不良耳。或者謂自康熙以降，農民之移向滿洲者，漸次增多，已無招墾之必要者，其說之謬，誠不待辯。若果如或人所言，則亦何必恩詔頻頒，疊加優典，以相激勸乎？吾人爲欲解決以上疑問，試將

康熙即位之年、奉天府尹張尙賢所提意見、撫錄於下、讀者試一覽觀、當能明其真相矣。

盛京之形勢、自興京以迄山海關、東西千餘里、自開原以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大致可分爲河東與河西兩部、河東之部、北起開原、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明季當日之邊防地、自牛莊越三岔河而南、經蓋州復州以達金州、至於旅順、轉而東、經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以至鴨綠江口、則爲明季之海防地、此河東邊海大略也、河西自山海關以東、經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塔山、杏山、松山、錦州、至於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寧一城、南自閭陽驛、拾山站、至右屯衛之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千里、經磬山驛、高平、沙嶺、以達於三岔河之馬圈、此則河西邊海之大略也、就河東河西瀕海之地合而觀之、皆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偷奸宄暴發、海寇突至、猝難捍禦、則外患已覺可慮、以其內狀言之、河東城堡雖多、皆歸荒廢、惟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具府縣規模、而遼海兩處、仍無城池、至若蓋州、鳳凰城、金州等地、每處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祇少數流遺者居之、不能望以耕種與生聚、就中隻身單口者大半皆逃亡而去、其有家口者、則在此間束手待斃、其於地方殊無裨益、此河東內部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寧遠、錦州、廣寧、雖爲人民湊集之所、僅有佐領一員、以爲管掌、對於治理上、缺疏殊甚、此河西內部之大略也、試將河東河西兩部合而觀之、沃野千里、有土無人、惟幾處荒

城廢堡敗瓦頽垣、點綴於茫茫原野之中而已。臣朝夕思惟、欲弭外患、必先籌備隄防、欲消內憂、必須充實根本、國家久遠之圖、其在斯乎。

試就右列之意見書觀之、於清初遼東荒涼之光景、可謂叙述靡遺矣。如張氏之所言、遼河以東、城堡雖多、皆歸荒廢、稍具府縣之形者、祇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然遼海二處、並無城池、其尤堪怪訝者、蓋平鳳凰城金州三要地、僅區區數百居人之、鐵嶺撫順、祇充流遣罪人之所、又言合遼東西、以觀皆沃野千里、有土無人、但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則所謂招墾之成績、果何在乎。按張氏此項意見、書呈遞之時、乃在康熙元年之春、距順治十年招墾令之頒布、已歷八年之久而遼東遼西依然不改殘破之光景、則順治招墾令之並無效果、可斷言矣。

滿洲舊戶之由來、順治招墾令既無成績可言、然則遼東西少數漢人之舊戶、果從何處來乎、依調查滿洲掌故者之考證、謂據一種故老共通之傳說、彼恒謂自己之祖先皆在順治之初、由山東直隸小雲南（貴州）大雲南（雲南）等省遣撥而來云云、依吾言之、謂爲由山東直隸撥遣者、於事理固無可疑、若謂由雲南貴州撥遣、則以年代計之、殊有可議之點、蓋吳三桂之叛亂、在康熙十三年、而討伐以至平定也、又在七年之後、且當時所獲俘虜、大率皆編入臺丁、斷無採用以充官莊壯丁之事、則所謂由雲貴撥遣者、其事殊少依據、吾人不敢附和者此也、惟若謂其撥遣時、在於吳

藩平定以前、則未嘗無此機會、依吾人之見解、當順治十五年之頃、清廷加將軍之顯秩於吳三桂、偕同滿洲之郡王貝子等貴族平定雲南、收容俘降士卒、當不在少、滿洲之貴族、爲誇耀武功計、盡數驅之凱還京師、其後遂撥遣遼東使充自己壯丁者、固爲事理所有者也。

三 帶地投誠

何謂帶地投誠、帶地投誠、又謂之帶地投充、其意味、即由漢人攜帶其自己所有耕地、投誠於操有威權之滿洲人、以求庇蔭者是也、然而在投誠者、雖已將其地產貢獻於人、而其耕種之權、依然在己、此固吾人所不可不先行認明者、緣清自太祖太宗以兵力取得遼東、威靈震於閭閻、幾有一民莫非其臣、尺地莫非其土之概、故當地漢人、爭以其所有土地獻之王室、投誠受隸、而在清廷亦喜其嚮化情殷、優加撫愛、不特於其投獻地上之耕作權、仍由原主掌握、即其他事項、亦一概仍其故服、爲問清廷對於帶地投誠者、何以不將其土地權剝奪之乎、此則吾人於前節已略言之、蓋因滿族本缺乏耕作能力、而久戰之餘、食糧缺乏、不能不仍然利用漢人耕作也。

藉端奪產之無賴、北方中國之漢人、浮沈於兵戈擾攘之中、其生命財產、固十分危險、爲求安全之道、而必出於帶地投誠者、夫亦情勢之所不能自己、但於其際、却有一種無賴不逞之徒、強指他人之產、以爲己有、而蒙混投誠者、如是則既可以免差徭、又可以得田產、甚且依附權門、恣行奸

究者比比皆是、而安分有產之漢人、被其所剝奪者、怨憤填胸、糾紛羣起矣、

清室諸王之跋扈、吾人於歷述無賴攘產之餘、爲究其種禍之源、而清室諸王之跋扈情形、有不可不連帶記述者、清當太祖初年、諸王之財產原與太祖之財產並無畛域、太祖歿後之清廷、實諸王之聯立內閣也、但豪橫子弟、更事不多、總連合於一時、安能相忍以久遠、關於此點、不能不另述數行如下、

金國諸王之不和

清當太祖升遐之後、骨肉未寒、宮廷之內、早陷於一種悲劇之域、此其故、雖由於太祖生前、未能確定儲貳、其實亦由於諸王之各擁勢力而相持不下、緣太祖共生十六子、長子褚英、於明萬曆中獲罪見殺、其餘則皆健在、加之金國之親支、除太祖之遺胤外、並有其弟舒爾哈赤之後人存在、且彼等皆擁有萬軍、爲馳驅百戰之健將、其勢力並不在太祖之下、茲將太祖崩御之際、諸王之名號、年齡、遭際、略表如左、

姓 名	年 齡 <small>天聰元年</small>	歿於何歲	備 考
褚 英	(一)	未 詳	萬曆四十三年 正法
代 善	(二)	四十六歲	順治八年

阿拜	(三)	未詳	順治十年	
湯古岱	(四)	未詳	崇德五年	
莽古爾泰	(五)	四十歲	天聰六年	追削
塔拜	(六)	未詳	順治十年	
阿巴泰	(七)	三十九歲	順治三年	
太宗皇泰極	(八)	三十五歲	崇德七年	
巴布泰	(九)	未詳	順治十年	
德格類	(一衰)	三十一歲	天聰九年	追削
巴布海	(一一)	未詳	崇德八年	誅死
阿濟格	(一二)	未詳	順治八年	誅死
賴慕布	(一三)	未詳	順治三年	
多爾袞	(一四)	十五歲	順治八年	
多鐸	(一五)	十三歲	順治六年	
費楊古	(一六)	未詳	未詳	誅死

以上太祖誅子

阿敏 (一) 四十二歲 天聽四年 黜死

濟爾哈朗 (二) 三十一歲 順治十二年

以上舒爾哈齊諸子

杜度 (一) 未詳 崇德六年

尼堪 (二) 未詳 順治七年

以上褚英諸子

岳託 (一) 未詳 崇德四年

碩託 (二) 未詳 崇德八年 誅死

薩哈璘 (三) 未詳 崇德元年

瓦克達 (四) 未詳 順治九年

滿達海 (五) 未詳 同上

祐塞 (六) 未詳 順治三年

以上代善諸子

阿達禮

未詳 崇德八年

誅死

以上薩哈璘子

右表所載清室諸貴胄中以代善爲最長故稱爲大貝勒次爲阿敏則稱爲二貝勒次爲莽古爾泰則稱爲三貝勒其次爲太宗則稱爲四貝勒焉總之此等名號乃太祖於其出生時即行擬定以爲開創大金幹柱之選也迨太宗崩逝後在勢均力敵之諸貝勒果能有交讓之高懷否乎此固頗費疑問者第因對明之戰事方殷贏得暫時之安定耳故由吾人之觀察太宗雖已即位其始實徒擬虛名一切政令之發施仍取四大貝勒之合議制考之天聰元年一月之記錄知當日大金之寶位並非太宗所獨占當太宗朝見羣臣之時彼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者皆列坐於太宗左右並受諸臣之參拜焉觀天聰朝之某種文告在於太宗並非居絕對之君位也但諸王暗鬪之局決不能支持久遠太宗倘欲統御全國也者則對於此等問題自不能不謀解決之道矣（清朝全吏上卷二六九至二八〇）

觀右所記於清初諸貴胄暗鬪之情形大畧可見迨至太宗自即帝位改定國號獨振乾綱而後一時羸告歛息但其實際上乃經順治康熙以至雍正御世而後諸王之跋扈方克完全遏止也然而諸王之跋扈究與帶地投誠何關乎則因帶地投誠之諸無賴固將依附諸王而行其奸宄而諸王

尤須利用是等不逞之徒，以厚殖私財，膨漲勢力，所謂公忠體國之事，在清初諸王固鮮有具此懷抱者。迨遷都北京之後，當祚賢君，憬然有悟於前在關外時斤斤扶殖滿族之規模，殊爲狹窄，於是大張滿漢并包之旗幟，以恢復明萬曆時先人之初政爲誓約，對於不逞之徒帶地投誠之行爲，嚴與取締矣。然而諸王貝勒對於此種刷新之政令，則深爲反對也。

帶地投誠之禁止 禁止帶地投誠之上諭，乃頒發於順治四年（西元一六四七年）其大意畧謂：比年多數漢人帶地投誠者，相繼不絕，維其投誠之後，往往有恣行橫暴，不服官命令者，殊與國家軫念窮民之初意相反云云。則可以想見當時政府之用意矣。但實際上是否令出惟行，則亦殊不可知。且不特禁止之令不能實行而已，方且於或種時期內，投誠之事，其數反覺激增焉。畿輔通志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帶地投充於八旗者，即直隸一省之莊園，總計已達三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畝之多云。至內務府之官莊，尙不在內，則順治禁止投誠之上諭，並無效力可知矣。更按畿輔通志之記載，投誠之制，不特順康雍三朝有之，并且延至光緒年間，尙未絕跡，不過以分量言之，較之國初大減耳。亦可見一種弊政，既經風行，欲驟焉絕其根株，頗難也。故由吾人之推度，此種風習，既成爲中國人之慣習，吾恐在清代以前，或繼清代以後之將來，亦不能絕對無之也。

四 封禁政策之初期

封禁政策之一貫 封禁爲如何政策乎、此在研究清政者所應最先發問者也、究其實際、殆不過如其字義之解釋、將滿洲之疆界、加以封鎖、對於外人及外人之勢力、加以防壓而已、或謂封禁者、滿人爲保存其祖宗發祥地之元氣、故採用此政策云、其實皆英君猜阻之作用、如唐之太宗、明之永樂、元之世祖、莫不同具此種心理、吾觀天下萬事、其成也非成於成之日、要必有開其先者、迨經一定醞釀之歲月、而後人乃始起而集其大成焉、如中國著名鉅工之萬里長城、人第知係秦始皇之所創建、其實自戰國燕趙諸君、爲防禦北狄之故、代有建築、始皇者、不過踵前人之遺跡、作一大修繕耳、故如長城者、在戰國時既認爲必要、至秦代亦認爲必要、乃不得不繼續完成其工作耳、而史遂以始皇建築長城聞、此與滿洲之封禁同一事情也、故封禁政策、雖成於康熙時代、而濫觴甚早、彼康熙者、不過承前人一貫之心傳而已、故封禁之事、勿論其爲有意識或無意識、以女真人之地位言、亦固爲情勢之所要求、有覺不能自己者、

山海關與漢人 在滿洲與中國本部之交、設有山海關之關門者、其所含之作用最堪體味也、當滿人遷都北京以後、即將此關門嚴行把守、以譏察往來之行人、揣其意、未始不欲絕對拒絕漢人之侵入滿洲地域、無如彼等內部、既有撫降之漢軍旗人、復有帶地投誠之漢族農民、則欲拒絕漢人、已爲事實所不許、而滿洲政府、則仍不能忘懷於禁止之政策、因下令有欲出關之漢人、必先

於山海關道處請領路票，倘不持路票私行出關者，則按律處問。路票之票面除載本人之姓名籍貫職業及所往之地點外，并附記應徵之稅額。其大體每票一張，應納制錢十七文。但果否能確照定制繳納，亦一疑問也。至既已達目的地點，旅行之業務終了，還過山海關時，仍將路票繳回山海關道，乃得還其自由。山海關門之上，懸有天下第一關之匾額，并揭有禁遏漢人之法令。此種法令即在柳條邊牆之各邊門，亦一律適用焉。

防遏蒙古之政策 茲言滿人對於蒙古人侵入滿洲之防遏方法。此種方法乃由順治五年（西元一六四八年）至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間所規定。清之會典有曰：外藩邊外（蒙古）之地畝，於順治五年實行清丈，凡蒙古人民務須各守疆界，毋許越境。至順治七年所定規程，益形詳密。凡蒙古人民每十五丁，給予橫一里縱二十里之土地，舉一切牧放牲畜，尋逐青草，均須確實守此範圍。云但事實上欲求無越定界，殊覺困難，故此種法令實行之程度如何，尤難推定。惟滿蒙之境界線，則却自分地法施行後，劃定按之記錄，如錦州之新臺邊門，確在順治十一年創建者。吾人觀以上所記，知滿蒙第一期所定之境界線，爲土默特喀喇沁蒙古與滿洲之境界。第二期所定爲科爾沁西部與滿洲之境界，按法庫邊門，建立於康熙元年。由此推之，此第二期之境界，當劃定於康熙元年前後也。

文

沈瑞麟



苑

文錄

祭徐又錚將軍文

于省吾

烏。庫。猗。惟。我。公。挈。文。并。武。峨。然。冠。羣。龍。拏。鼉。舞。有。如。鵬。翥。海。運。南。徙。駿。良。絕。塵。歟。馳。萬。里。惟。公。懋。學。捐。寢。與。饋。於。詩。文。詞。窺。其。奧。秘。世。紀。方。圯。鏗。力。韜。鈴。東。遊。博。木。智。銜。勇。涵。其。始。歸。來。上。書。項。城。謂。治。邦。國。須。得。其。平。項。城。曰。咄。吾。得。俊。材。公。曰。如。帝。邦。國。其。隕。去。佐。段。公。再。造。區。夏。弼。謨。熙。載。近。規。遠。駕。蒙。失。羈。縻。公。撫。而。秩。計。公。去。來。才。十。七。日。公。之。出。塞。朔。風。刁。颯。萬。里。荒。磧。云。孰。之。靚。騰。繞。而。起。激。雪。驚。沙。闐。闐。潢。潢。漫。無。際。涯。路。湮。石。飛。雲。迫。天。屈。突。障。馬。前。海。立。山。屹。風。移。雪。霽。晦。冥。割。剝。央。莽。九。野。忽。曠。以。夷。公。騎。所。攜。匪。蠹。匪。牙。公。車。所。載。燕。巢。鮎。鱗。八。珍。旨。酒。遂。管。笙。簧。既。其。蒞。止。宿。戒。供。張。蒙。王。貴。胄。雜。遯。繚。紛。引。觴。劇。談。接。襪。聯。羣。既。其。醉。止。蒙。人。士。女。嘯。喻。函。胡。賡。歌。有。序。公。唱。以。和。遂。吹。誦。誦。訢。合。無。間。樂。且。有。漑。化。其。獷。魯。與。之。謳。歌。神。媮。情。飽。薰。以。大。和。南。顧。中。原。羣。雄。基。處。公。曰。嗟。哉。天。地。未。曙。驟。馬。歸。來。冀。靖。時。艱。須。吾。得。志。斧。彼。兇。頑。與。民。更。始。嘆。咻。拊。循。以。忻。以。戚。繫。民。笑。頰。遭。時。罔。極。璋。抱。莫。抒。闐。茸。騫。騰。虎。蹂。於。鼠。建。翮。摩。天。粹。耀。乎。蔚。瓊。寶。精。光。終。難。闕。闕。浮。海。西。東。問。俗。異。封。匪。伊。遊。觀。載。扞。華。風。居。法。蘭。西。爲。時。最。久。結。交。士。夫。上。逮。元。首。御。風。而。行。曰。我。有。待。狂。飈。覆。之。忽。墜。於。海。

彼都人士驚走相詫、危至斯極、從無脫者、公曰死生在命不疑、持以坦靜、歷險而夷、公曰天乎、其將昌華、留我以須、以興邦家、公既歸來、志氣鬱勃、初至海上、內戰未歇、北抵幽燕、遂遶於變、終古悠悠、憂心曷泐、初公績學、最莫追研、窮經誼史、百家遺編、兩瀛歸來、篤古益邃、謂經日月、長懸不墜、彼都新語、有如燭火、匪不暫明、逾時則那、經緯宙合、萬國攸同、惟道邱軻、克致厥功、須之卅載、文軌共由、誰歟不信、試抉我眸、公之好士、幣帛禮羅、桐城二姚、吳馬王柯、公之所居、堂顏視昔、插架萬籤、精蘊祕籍、園有古槐、池水漣漪、或以歎歌、或以燕嬉、百爲趨功、不廢編摩、諸老蒞止、須髮黔皤、夕哦詩書、朝提千軍、雕戈繡旟、睥睨萬人、惟公懷文、莫與競美、惟公繫武、所向而靡、我棄於世上、書萬言、辱公激賞、載攜之轅、追溯曩游、今已十祀、國方須材、公則逝矣、山河未易、人往風衰、憂心未寫、涕隕如糜、烏虜尙饗、

東北陸軍第十七旅中將旅長韓斗瞻碑銘代 副司令

于省吾

君諱光第、字斗瞻、雙城韓氏、先世居金州、有清中葉、遷於吉林雙城縣鑲黃旗頭屯、家世業農、曾祖某、祖某、考英貴、公始業儒、累官至旗署佐領、民國元年充縣議會副議長、以忠厚蔚爲鄉望、母范太夫人、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開敏、亮拔、峨然不羣、九歲就外傳、讀書冠儕輩、暇時與羣兒嬉戲、好累土爲城堡、習軍陣、民國元年、致入省立警官高等專門學校、無何、東遊、入日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

留日二載歸來入中央講武堂旋轉入東三省講武堂鏗力問學無間昕夕居恒以邦國爲念民國十年君年二十五卒業歷充排長上尉副官連長奉直榆關之役君於九門口衝圍陷陣連戰皆捷十四年三月擢升鎮威軍第三軍第三補充團第三營營長四月編入東北第七師第五旅第八十四團第三營營長七月調充東北陸軍軍士教導隊第四期步兵第一營營長君懷文繫武誨迪士兵悉心學術所詣益邃嘗思於邦國有所建樹而謂功名可指取也是年冬教導隊改編爲鎮威軍第四補充旅君任步兵第七團中校團附兼領機關槍第一營中校營長佐邵團長文凱與郭軍周旋於馬戶屯車戶屯之間所向有功擢升鎮威軍步兵第二十七旅第四十一團團長十五年春改編爲東北陸軍步兵第二十七旅四十一團團長隨予入關戡亂永平之役敵軍分據南北高地龍鳳塔南寺塔等處君奮勇先登破之敵退至南口南口故直北天險敵軍嚴陣堅壘以待君探危扳險繞攻東北之二道關十八盤嶺破其左翼敵人膽落北退十六年夏東北軍由洛陽退卻敵數萬人君以一團之衆掩護全軍注力猛攻使莫覘其虛實始獲渡河而北是年六月第二十七旅改編爲鎮威軍第二十四師七月擢君爲少將師長並獲獎二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望都之役獲鹿井涇之役與敵戰皆著勤勇適奉

大元帥停戰令退師灤河東乘騎夜行山嶺間墜傷左臂骨碎不可復君命以脛骨代之醫鑿取脛

骨聲坎坎左右咸駭汗股慄君縱談自若值國事統一施行編遣二十四師縮編爲東北軍第十七旅即任君爲中將旅長君嘗思得當以報國自從戎七八年間轉戰各方無慮數十役每臨戰先勘地勢預定方略既戰奮勇克敵身先士卒尤善以少擊衆是以戰比有功聲震威懾而師行所至法嚴律明於閭閻一無侵擾君嘗曰內患相尋武以止亂然力耗財殫民困未甦雖勝何榮及中俄事興君知和平之無望輒又曰事已至此身家安所恤乎苟得其所雖死何憾初君轉戰關內受今副司令官萬公指揮知其長材瑋抱調駐黑龍江及中東路交涉日棘復調君布防海拉爾規畫部署有紀有方約七十日移防扎蘭諾爾爲國防要害縮轂歐亞北距俄境拉巴該圖三十里許君督率所部掘築長壘扼要衝嚴斥候與士卒勞作上書萬公曰今日之事未知濟否所差敢自信者與此一旅之衆守死不移家事已策定有田一頃足供歲計區區之身既已許國復何所愛所不能忽然者中華民國與公及張司令長官耳君既守扎蘭諾爾月餘以遵非戰條約堅壁高壘俄軍數來犯均嚴陣以待終不獲逞時嚴冬冰結邊風凜冽萬里荒漠矚然覆雪漫無際涯君每夜月鞭弭出巡激厲士卒意氣魁岸迨十一月十六日夜俄軍二萬餘襲擊我軍所踞之秃尾山及三十里小站礮聲鼙鼙天曙俄軍飛機數十復自拉巴該圖來翔空際以機關槍射擊並擲彈戰壘間血殷尸積我軍拚力抵禦志氣愈奮團長林選青以指搯負創殉焉當是時君命人乘騎突圍乞援槎岡卒以傷

亡過鉅。君左臂亦中彈。車站遂爲俄軍所踞。日昃。俄軍以唐克車裝甲汽車向我軍突擊。我軍喋血。應戰。刃交鋒。接空。有聲。殘骸斷臂紛然。狼藉。迄未稍挫。相持至日暮。敵氛漸息。君乃乘夜修築陣壘。療治傷兵。以第六團步兵一營特兵連各一部編爲突擊隊。俟援軍來會。謀反攻。十八日。曉槍聲復作。唐克車亦衝入市間。彈如雨注。烟騰火熾。覆天蔽日。連長湯海泉君部勇士也。率兵逼近唐克車。以彈擲之。車未損。乃躍登車上。向其孔處射擊。不幸中彈而殞。是時君方於前方督戰。脛部受創。團長張季英見勢已危。岌問所以爲計。君厲聲曰。吾嘗思得當以報國。昔日轉戰中原。死生非所計也。況今國難死固其所。今日之戰。誓守此土存亡與共。豈有他哉。語既。唐克車衝至壘側。君腹間復中彈。仆地。莫能興。猶撫創。急呼殺敵而逝。年僅三十有三。君既歿。副官長張德元搜集士卒所遺槍械。殲敵二百餘人。以彈盡爲俄軍斫傷。殞命。團長張季英亦自殺。我軍存者冒圍沿海拉爾河退却。札蘭諾爾遂陷。然是役也。殺傷大當。俄軍死者亦數千人。迨和議成。命人赴戰地尋君遺骸。已爲俄人掩埋。發掘如生。見者無不涕零。君娶姬氏。妾姚氏。有女四人。俱幼。民國二十年某月日。葬君某所。爲之銘曰。觥觥韓君。聲譽四表。韜智銜勇。星輝日皎。世逮輓近。事變靡已。內征式微。外患踵起。俄窺北徼。蓄我巖疆。覆盟違約。日以鷗張。士卒憤惋。衆庶皇皇。我興師征。以扞鄉邦。初君我隨。河南河北。推鋒直前。邁儕輩百。君之治軍。信洽恩明。義存報國。外其死生。雖則往矣。一世之英。民國廿年。海宇。

多難死事疆場。匪千匪萬。殉國之烈。莫不嗟嘆。九有同聲。推君爲冠。聞君之死。家祭巷卜。邦國之痛。匪伊私哭。令問載翔。流光雪煜。龍沙千里。興安崔嵬。烈風激雪。雰雰皚皚。君則死矣。魂兮歸來。有峩崇岡。石斑而蒼。伐石勒績。樹之墓旁。邦人懷慕。何日而忘。我慰以銘。以示萬方。

奉天教育廳長謝公演蒼墓誌銘

于省吾

公姓謝氏、諱蔭昌、字演蒼、世居江蘇武進縣、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母邵太夫人、公幼幼學、考望孫公督課之、綦嚴、公聰穎邁於等夷、年二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爲學喜經世、文尤博辨雄偉、不趨時尙、故屢躓於有司、而聲稱藉甚、邑紳劉寶良創設致用精舍、甄錄士子、講肄經世之學、分東西兩部、東部爲內齋、華世芳、繆筱山主之、西部爲蒙泉齋、公主之、數載之間、所造就者、多一時俊髦、無何赴滬、任選報社撰述、兼同文滬報及各書局編輯、癸卯應晉報館主撰之聘、丁未錢紹雲觀察約之至瀋陽、創辦東三省公報、公自去故邑、至是凡十餘載、主撰報章、偉議高論、日輒數千百言、伸紙吮毫、俄頃而就、莊嘲雜作、震世牖俗、未幾任奉天提學司圖書課長、轉奉天省長公署主任、己未升任奉天教育廳長、公率物整躬、飭風紀、嚴教條、使頑惰者勤、貞慤者智、便黠者誠、湛化流澤、士論歸高、猶春霖之被於槁乾、而百穀草木皆怒生也、於戲盛矣、公任教育廳長凡五載、辭官任哈爾濱交通銀行經理、凡四載、復辭去、築室遼寧商埠以居、以患胃癌、己巳十二月二日午時卒、春秋五十有四、娶

韓氏生子同元、強女復、適潘家璵、側室鍾氏生子龍、康女某、公素以挽救世風、振拔人材爲懷、歷主報章、所以發皇耳目、轉移風會者、何其偉也、及作育遼東、遭際差隆、拚九死不悔之志、拯邦國之陵夷、樹百年之碩畫、而高懷偉抱、百不一讎、卒至辭官、市隱濱江、論公之勞心事物、可謂勤矣、然終不獲大用、雖然、自古魁髦俊彥、之不遇而侘僚以死、有甚於公者多矣、公其豈有憾乎、然知公之深、與夫讀公所撰年史者、莫不羨其材之高、而悲其志之屈、知其言之可施、而歎其業之未竟、初公疾大漸、不食月餘日矣、知其將卒、而志事之十不一就、且自惜其名之湮滅、而無傳也、力疾撰年史三萬餘言、公故博學彊記、洞察時務、年史所載、皆東北一時掌故之要、而不稽諸書、不詢諸人、結思冥想、事之日、物之情、理言之、悉當、撰訖、託省吾代鈔、又以墓誌銘見屬、省吾嘗爲公所知者、故爲之銘、銘曰、

胡古今、胡彼己、無得失、與終始、其旣生、必有死、所歎惋、與憤慨、爝火熾、星日晦、闔茸興、材俊退、謂咸獲、如厖吠、培塿耳、高泰岱、彼造物、可異哉、情則非、理亦乖、永萬禩、莫可推、懿惟公、瑋姿度、幼攻苦、有異數、橐筆游、晉與滬、度遼左、膺簪組、施教澤、潤膏雨、士百萬、皆鼓舞、儵遺世、天宇游、綿千載、思悠悠、百一施、志莫讎、駕駿馬、騁塗修、歷塊蹶、折其軛、陟高岡、伐石鏤、繫以辭、寫我憂、嗟哉嘻、理莫求、問蒼穹、與九幽、

陳後莊先生五十壽序

史 鼐

教育爲立國之本。然水流濕。火就燥。必主持而提倡之者。識時而知道。乃克以其心之所嚮。砥柱中流。而甄陶一世之士。不然。則寧獨與世浮沉而已。或且貽誤青年。流毒社會。冥冥汶汶。而不知返。救國不足。敗國有餘。故教育之得人與否。所關良匪細也。夫知人貴乎論世。伊古聖賢。達而在上。則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設成均庠序學校。被之以六德六行六藝之訓。濟之以移郊移遂東寄西棘之規。而賢能以興。窮而在下。則若仲尼孟軻伊川攷亭王仲淹胡安定之流。著書立說。教養諸生。或以繼往開來。自任。或以經義治事分課。俾道統不至失傳。而人才亦藉以輩出。蓋教育之法。當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之權衡。此不必盡同者也。至其爲道。則德行藝三者並重。而德與行尤爲藝之根幹。根幹既固。枝葉乃茂。此不能或易者也。比年以來。吾國之士大夫。狃於一偏之見。各自爲術。而不能相通。其墨守舊法者。大懼三綱淪而九法斁。斤斤焉。惟保存國粹之是亟。而於一切科學智識。則鄙棄之而不屑道。此偏重德與行。而不知重藝之過也。而醉心歐化之徒。則又奮其私智。糟粕禮經。弁髦倫紀。悍然倡新奇可喜之論。諱其短而矜其長。蔽其失而炫其得。其悅而嚮之者。各師異見。附和盲從。非必無是焉。而不勝其非也。非必無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此徒知重藝。而不知重德與行之過也。有識時知道之教育家。出道不可變。則守之堅而衛之力。不爲流俗所惑。枉道以苟同。法

可變。則斟酌損益。相時制宜。而泥古非今。以阻進化之事。有所不爲。此其所以德藝俱備。而新舊兼融也。有清之季。先生於直隸辦理教育。即手訂勸學宣講二所章程。并分編教育雜誌。及國民必讀格致教科等書。既官學部。則參贊部中。開辦計畫。改定中等以下及實業學堂各項新章。而其在圖書局也。採用版權放任之策。尤於普及教育。多所裨益。民國肇建以還。長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歷年有九。先後設附屬中小學校。及國文英文史地數理理化博物六部。復設教育研究職工養成體育專修各科。及東三省師範養成班。山西附班等。規櫺式廓。全校學生增至一千八百餘人。其間改築校舍。添置圖書體育兩館。暨各科實驗室。並分組辯論運動游藝各會。暨種種講演。凡所以培養人才而發展文化者。亟亟焉惟恐不逮。而於校中事務。則一切開誠布公。不涉專斷。以故職教員及學生。皆心悅誠服。倚以爲重。其因升遷而去職也。在校學生。罔不竭誠堅留。其已卒業而去者。亦然。蓋感人有如此之深者。及任教育部司長。益思展厥偉抱。爲國宣勤。就職之初。即以優待教員。責成視學。分科視察。特定攷試入官辦法。編輯教育指導書籍等。犖犖數大端。著爲書說。上之當軸。今雖未及盡見施行。然所見者遠。且切中窾要。識者莫不韙之。其於各項行政。職務所當爲者。或首先建議。或力予贊成。凡若此類。更僕難罄。人第服其政績之優。在教育界足以卓然有所表見。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莫非由於識時而知道也。先生之自述曰。孝之一字。予恒懸諸心目中。惟惡名辱親是懼。

又曰予性毗溫厚。勉爲孝弟。庶幾近之。則其敦品砥行可知。夫聖人人倫之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故孝經謂孝爲德本。教所由生。孟子論學校稱三代。而斷之曰。皆以明倫。方今士習澆漓。孝弟之不讲久矣。先生乃克自樹立。知所折衷。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迷於世俗怪誕之說。故恒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惟恐一不得當。微特不能匡拯頹習。陶鑄後進。或反貽人心風俗之憂。其爲京高師校長時。以誠勤勇愛四字爲諸生倡。蓋即此孝弟之一念所推而及也。書云。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先生有焉。先生既以道立其本。及其因時適變。革新教育。則復以溫厚之性行之。故其收效也易而大。何則。溫柔敦厚。詩教之遺。孔子與聞邦政。亦以溫良恭讓得之。教育之事。本主感化。而當新舊遞嬗之交。則尤宜開誠布公。進之以漸。導之以和。乃不至激而生變。而得以徐程其功。先生以博覽古今書籍。留學東京師範。參觀及攷察國內外教育之所得。周旋於先進後起之間。卒能感動激厲。改善一切。以斬與歐美文明諸國相頡頏者。皆善用其溫厚之性之效也。蓋先生之溫厚。以精明高之。故與庸懦而弱於才者不可同日語。曩唐尙書春卿。稱其可任大事。其以此夫。今日者世變亟矣。政治之不良。影響於教育者尤巨。不有識時知道之君子。以相與維持而改進之。遷流所極。深恐有不堪設想之一日。德藝俱備。新舊兼融。如先生者。當世罕匹。今年已五十矣。而神色不衰。則其福履所躋。教澤所被。寧可量哉。重濫竽教部。與先生忝隸同僚。所以著之於文。以壽先生者。豈特區區頌禱之

私誠爲國家得人慶。且爲之負教育之責者勸也。癸亥孟夏愚弟江陰史鼐謹序。

周典籍入楚說

許同莘

周景王二十五年。有王子朝之亂。其後五年。敬王起師於滑。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
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此古今一大公案。司馬遷記孔子適周之歲。在魯昭公二十年前。昭公二十
年。當景王之二十三年。其時周之典籍未亡。老子猶爲柱下史。故孔子得問禮於老子。禮記曾子問
篇。孔子述老子之言凡四。一言廟主祫祭之禮。一言葬期遇日食之禮。一言史佚葬殤子之禮。一言
金革無避之禮。吾嘗疑老子禮學湛深。若是使其當守藏之日。網羅百氏。勒爲一書。必有微言大義。
爲孔子所未見。未聞者何以作道德五千言。欲絕聖棄智。至以禮爲亂。首前後判。若兩人。及觀左氏
記子朝奔楚之事。乃知老子出關之日。柱下所藏。既已散佚。不完。意老子目擊心傷。強爲關尹著書。
遂不覺辭之過激。然其言兵凶戰危。殺人衆多。以悲泣哀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則固凶禮之精義。其
學問精神所在。自然流露。不可掩也。楚之先筆路籃縷。僻陋在夷。殆無書籍可讀。迨中葉以後。與中
夏通問往還。而亡國之君臣。避難之士族。率以此爲栖遲之地。其盡室偕行。必有挾重器故書而至
者。故觀射父左史倚相。令尹子革之徒。皆能誦述古訓。博物多聞。及子朝載周之典籍。挈其名族來
奔。則宗周數百年之文獻。萃於是矣。屈原宋玉。文章雄視百代。離騷天問。運用典實。後人或不能詳。

安知非典籍中有此等紀載。又安知非周籍所遺。有此一體。而屈宋祖述之。始皇焚詩書百家語。後人以爲所燒祇民間之書。若秦之府庫所藏。則燬於項羽。而不燬於嬴政。由今思之。秦所得於周者。蓋祇九鼎之八。而柱下藏書。已無幾矣。

勸 悞

十七期詩錄第十一頁第十二行「字

比鍾張義獻文」應作「書味鍾張義

獻芬」又第十三行「坐擁羣書當策

勸」應作「到此堪稱不世勳」

詩錄

鳴江雅集詩錄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日

赴安東看櫻花劉敬輿三六橋金靜菴秦伯秋王作鎬同行入江所長木邨繙譯並偕往招待

時辛未三月十八日

袁金鎧

颺輪夜半走輕雷。侵曉公園望眼開。萬朵雲霞遲絢爛。此行端爲看花來。
安東山水擅清奇。結伴遨遊興不疲。誰謂尋芳春尙早。好花須看半開時。
滿山開遍杜鵑花。紅杏青松石徑斜。莫悵櫻花猶有待。鎮江山景浩無涯。
着意尋春未見春。風寒雨滯尙逡巡。櫻花璀璨芳時節。輸與鳴江住在人。
亭軒掩映路縱橫。元寶山形副錫名。最是聽濤高處立。江山如畫眼前橫。
江山信宿留泥爪。彈指流光念五年。三月鶯花春未老。雨絲風片意愴然。
國界限於衣帶水。鴨江澎湃浪濤聲。千秋俯仰新亭感。此日放舟自在行。
五龍山背滌溫泉。繞座花枝敞綺筵。潑墨拈詩有餘興。淋漓滿紙幻雲煙。

登鎮江元寶兩山觀櫻

劉哲

此行聊作等閒觀。踏徧層巒興未闌。底事花開猶有待。半山嫩蕊怯春寒。

游鴨綠江

前人

馬訾自古稱天塹。今日扁舟汗漫游。一棹晴波分兩岸。浪花起處抗中流。

鎮江山觀櫻花

三多

我本海棠顛。娉婷謂祇此。瀛洲仙客來。笑以國花比。楊家尙有姨。趙氏寧無姊。輦金移遠春。十載木成矣。瓊季競早開。勸人去平視。鎮江山不遙。濟勝車同軌。遂陪竹林賢。奔輪一夜抵。穠花滿層巒。春色奪桃李。珊樹七千株。錦幃五十里。紅粉縱風流。嫣然誰可擬。鄭僮雖擅名。空傳樂府裏。未若金衣歌。好音滿花底。同樂多謝安。當作絲竹妓。此山非東山。公等寧不起。瀕行笑語花。再遊良有以。

杏花邨公謙賦謝

前人

十年重到杏花邨。滿載紅妝侑酒樽。應勝爭春揚郡館。美人一一倚花根。

五龍閣浴溫泉

前人

一泓煖借五龍嘘。垢比華清好滌除。休笑可兒吞澡豆。胸中塵俗想同祛。

至安東看櫻花未放因攬江山之勝賦詩紀事二首

秦華

傑閣渺天際。逢辰更一臨。山蟠龍虎勢。水作鳳鸞音。春淺花仍勒。風高酒易侵。登樓成遠望。思與大

江深。

訪勝遊將徧。尋幽興未終。桑麻詢父老。竹馬逐兒童。坐對殷勤意。憑看造化工。重來還有約。江上認歸篷。

登鎮江山口號

前人

漫遊策杖鎮江山。俯視安東水一彎。欲寫春光添畫意。惜無彩筆步荆關。

安東鎮江山觀櫻花紀事

王丕承

櫻花三月春將老。高巘登臨百慮空。歌舞管絃同謝傅。壺觴吟嘯擬蘇公。振衣雲樹收襟底。放眼江天在望中。寄語山靈催羯鼓。莫教桃李佔東風。鎮江山遠眺

料峭春風到水涯。含苞滿樹未全花。徒勞野客登山屐。空負佳人油碧車。且向林泉尋鹿豕。管他大陸走龍蛇。我來若正開如雪。疑是孤山處士家。臨濟寺觀櫻

青山含笑水淅淅。容與中流任所之。大有季真歸棹趣。漫興士雅渡江思。雲形樹色都如畫。人影波光俱是詩。危坐扁舟機已忘。此情祇恐白鷗知。鴨綠江泛舟

去年載酒曾來此。今歲登臨又暮春。燕子乍歸渾憶舊。鴈鳩重見若相親。半山紅杏開如火。滿徑青苔綠似茵。遊興既闌尋路返。沿街爭看看花人。元寶山觀杏花

安東鎮江山觀櫻花

金毓黻

十年喜遂重遊願。未必山靈識故吾。花似避人猶未放。鳥能引路自相呼。數層螺髻開仙境。千疊煙波隱釣徒。欲向居停商久計。江邊許借一廬無。

鴨綠江上紀遊詩

前人

賞心趁芳春。逝日變朱夏。舊夢榮鴨綠。民國八年秋余曾一至安東遊展未容罷。君子堅招邀。日本入江木村兩君邀赴安東觀櫻花欣然

遂命駕。追隨羣公後。同行有袁公潔珊劉公敬輿三公六橋秦君伯秋王君作鎬及余共六人秉夷行以夜。破曉抵江滸。冠鳥紛紛迓。安埠中外官紳均到站歡

迎名卉出東邦。移植一江跨。櫻為日本國花移植鎮江山上陂谷俱滿仙人來藐姑。綽約亦其亞。往歲於此日。紅叢爭姹姹。

今年寒太甚。愆期意有訝。永葆葳蕤姿。未必非天假。即事良可欣。俛仰聊乘化。今年候寒無風櫻尙未放浮雲翳高

空。不雨已如赦。鼓棹上下江。泝流歷港汊。泛舟於鴨綠江有山勢矯然。千尺疑可霸。舍舟旋一登。開筵敞亭

榭。客子已微醉。主人勤舉罍。為言花未開。幸有花可借。彼姝二三子。雲英尙未嫁。異香吹滿山。宛若

近蘭麝。持醞酬主人。百觴未可貫。鴉雛儻在旁。敢為腐鼠嚇。鴨綠江探木公司置酒於元寶山上並招妓侑酒醴泉清可飲。瑤草

軟可藉。寶山今能入。空回人疑詐。縱目遼海小。奚必登泰華。駐足忘暑移。轉陂隨衆下。咫尺五龍岡。

涓涓吐一罅。泉温可澡身。禮簡應去帕。武陵覓桃源。此中有真價。歸途浴於五龍背盍簪感殷勤。含豪資遊

暇。媿無瓊玖報。持此以為謝。

昭陵修禊詩錄 以原韻次第爲序

辛未暮春昭陵展禊以王徽之蘭亭集詩爲韻分拈賦詩得散字

德新國

盛會不可常。良辰易消散。蘭亭跡已陳。曲阿傳更罕。况我事柔翰。簡璞紛淆亂。鎮日苦搜求。終年廢游觀。興酣不覺春。風顛思深每。至白日且好。景一年等閒過。所事爲何良。可嘆昭陵佳氣多。建築何偉岸。松柏參天瀋水環。樓閣層層野花繁。重泛天泉杯。再開洛水晏。頓使百忙身。風光恣飽看。俯仰高歌天地寬。會看四海同安瀾。

前題得懷字調寄柳梢青

卞鴻儒

共步宸階似會相識。小燕投懷。雨後殘花。風前芳草。著遍吟鞋。鷓鴣喚客天涯。綠陰處。疎窗古齋。醉寫梅魂。狂歌詩句。放浪形骸。

前題得山字

劉德成

孰道花時晴最愜。風清日麗。鳥關關。無邊芳草。迎肥馬。不斷春雲。裏亂山。石上泉流。松影碎。陵前碑。蝕雨痕斑。相於共步蘭亭集。艷語愁音一例刪。曉煙淡似無聲畫。旭日殷於常醉顏。十里春風吹綠髮。兩行蠟屐踏青山。盤根勁柏和人老。弄影孤花伴我閑。小立斜陽天欲晚。歸來詩骨尙堅頑。

前題得水字調寄金縷曲

三 多

且。住。為。佳。耳。看。山。林。梨。花。徧。放。正。逢。元。己。翠。浪。粼。粼。城。北。繞。耐。可。除。災。介。祉。爭。當。做。當。年。溱。洧。天。寶。
永。和。都。過。了。只。渾。河。每。歲。猶。如。此。清。與。宴。恁。能。俟。欣。聞。賓。主。皆。名。士。二。難。并。追。華。嬈。濟。塵。談。文。史。
休。緬。淩。川。軍。聲。壯。大。業。於。今。賸。幾。我。是。守。陵。兵。已。老。
曾兼三陵守護大臣
鑄私印曰守陵老兵附。羣。賢。蘸。筆。兼。浮。醴。惟。怕。罰。

飲墨水

前題得蕭字

邢 定 雲

一。雨。過。山。腰。塵。氛。暖。欲。消。尋。詩。來。柳。岸。隨。意。渡。溪。橋。春。好。人。修。禊。花。深。鳥。弄。韶。誰。家。輕。騎。出。風。動。馬。
蕭。蕭。

前題得然字

吳 星 珮

初。日。昭。陵。道。新。晴。衆。壑。妍。乍。逢。修。禊。日。猶。似。永。和。年。柳。暗。拖。朝。雨。風。微。聞。亂。泉。鄰。家。有。絃。管。聽。罷。意。
蕭。然。

前題得忘字

沈 彭 齡

觴。詠。逢。春。暮。風。微。澗。谷。香。人。方。思。補。禊。天。已。被。非。祥。一。鳥。報。新。霽。萬。山。明。夕。陽。永。懷。王。內。史。憂。籠。已。
相。忘。

前題得羈字

王肇澄

陵廟崔嵬地。滄桑帝子悲。山河新破碎。歲月苦淒遲。王氣何年歇。春愁鎮日追。羣賢觴詠盛。流水謝塵羈。

前題得秀字

沈彭齡

緩步入昭陵。和風漾衫袖。人因補禩來。詩爲聯吟就。勝地足清游。草氈花若繡。縱無修竹修。猶多茂林茂。地闊覺襟寬。俛仰觀宇宙。榆柳染新黃。已見枝枝秀。身閒喜晝長。泉清宜石漱。浩然千慮輕。吟成看遠岫。

前題得薄字

金梁

上巳旬已過。風光何幽薄。北陵轉好春。隨時且作樂。時花欣向榮。松柏終落落。矗立破春寒。衆卉喜有託。東北有新園。東北二陵新改公園舊殿重恢拓。景物多變移。山水故不惡。天柱與隆業。巍巍永高廓。來歲待春回。再訂同遊約。

前題得餐字

關義鐸

三月邊城乍暖寒。愁聞努力勸加餐。余患胃症已久艱於飲食乃分均得一餐字靜晤師謂之曰應努力加餐矣故都回首花如海。別路銷魂水滿灘。王氣已移清鼎祚。風流猶見晋衣冠。蘭亭往事堪惆悵。聊與羣賢續古歡。

前題得韻字

沈彭齡

一雨過隆業。新晴開萬井。松栝雜響泉。疑上金剛嶺。高僧傳金剛嶺一名萬松嶺在新昌縣北智慧禪師種萬松於此每種一松輒誦金剛經一卷暫謝塵事
 鞅。來入清涼境。地靜天宇寬。游目懷易騁。人吟補禊詩。茶選龍團餅。傑閣喜同登。欲傲陶宏景。預定
 重遊期。籬菊茁新穎。

前題得疏字

盧傑

尋芳覽勝趁公餘。日暖風輕三月初。點點野花香旖旎。依依弱柳影清疎。盍簪客欲揮椽筆。拾翠人
 方下錦車。漫道山中無韻事。詩情畫意興何如。

前題得林字

楊成能

相將把臂入深林。渺矣予懷感不禁。落落人寰成住壞。悠悠世事去來今。松楸交幹連雲黯。桃李無
 言夾路陰。莫道春光容易過。試追禊飲一開襟。

前題得籠字

王光烈

晉代風流覺未終。清游林茂復山崇。春光城市囂塵外。佳氣園陵夕照中。有女時逢羅繡過。吟詩差
 可碧紗籠。古人俯仰皆陳迹。典午干戈世豈同。

前題得厓字

金毓勳

雅集踵修禊。上巳未及施。郊遊展六日。况值風物宜。好友十數輩。容我相追隨。驅車出北郭。望塵夾道馳。嫩柳初舒綠。新葉如展眉。芳草更滿徑。對人亦葳蕤。隆業峙於北。入門識豐碑。故山尙無恙。石馬空淚垂。日暖間鳥喧。薄有熏風吹。拍肩笑未已。回首失路歧。我聞古之人。泛觴曲水厓。同此地本無水。記遊徒有詩。羣公競險韻。我慚詩思遲。於此得畫理。揮手真忘疲。寄語同遊者。幸莫負芳時。丁寧堅後約。秋風以爲期。

前題得游字調寄滿庭芳

高 亨

碧草芳原。黃沙古道。鱗鱗車馬橋頭。羣賢來否。幾度遠凝眸。試看昭陵春色。宮牆外。步步深幽。松濤響。孤鷹飛起。風掃曉煙收。

悠悠思往代。蘭亭人物。金谷風流。記此地曾停。玉轂龍輶。千古繁華如夢。逢佳日。且作清游。清游罷。依依回首。綠樹掩紅樓。

前題得羽字

陳 思

邊城春意遲。風狂猛於虎。驚砂捲孤蓬。黃埃蝕樓櫓。素衣化爲緇。幾番花信數。腸轉逐車輪。草長夢南浦。今朝殊大佳。氣候變微雨。遙岑天共色。古道煙橫縷。攢青見柳枝。晴翠接荒澗。昭陵北原上。蒼霧鬱千堵。駕言出郊坰。禊事重三補。尋徑得幽栖。臨軒捉松麈。立談足相娛。箏笛非吾取。林深雲欲

來地僻。鳥類聚。曾邱何高高。水田新。懸懸宮闕。睇金銀。駝馬辨石土。遊目理紛陳。萬世一仰俯。物輕神自超。塵勞形徒苦。人境兩蕭閒。蘭曲恍復覩。引滿更勸酬。酒請盡此甌。所遇皆欣然。不覺日過午。乘興詠而歸。小詩似嚴羽。

前題得扇字

穆元植

勝遊趁良辰。雅集羅羣彥。茂林蔭崇陵。綠草鋪芳甸。如踵蘭亭會。宛開桃李宴。觴詠競拈韻。新詩誰最殿。我未躬其盛。聞之徒健羨。思以逸待勞。亦因利乘便。讀詩當臥遊。寫入新團扇。

前題得霄字

田登五

隆業依然王氣銷。追尋遺迹認前朝。已憑珠玉埋黃土。猶見松楸矗碧霄。鵲淚滴殘陵殿草。鴉聲啼澈墓門橋。羣賢莫動興亡恨。且看朱垣杏色嬌。

前題得鱗字

高鳳樓

城居苦喧囂。安得開胸襟。一春慳風物。惘惘悶重陰。良辰逢上巳。山水頗宜人。昭陵一雨過。遊屐如比鱗。高枝集好鳥。芳叢珍綠茵。松虬鬱佳氣。鼎彝肅清神。佳辰當選勝。此地多茂林。銷沉復何道。無乃有蓬心。寄言踏春客。悲懷且莫論。

前題得躍字

王永祥

勝遊屢愆期。天威何太虐。春月已云暮。生意仍落漠。氣積鬱不展。寤寐籲虛霧。靈雨洒原野。頓覺神
間綽。良朋召郊遊。欣然踐前諾。駕言戒僕夫。出郭如釋縛。夾道柳舒眉。百鳥鳴其樂。不知何王殿。千
丈松落落。人影雜樹影。撫擬兩無着。兒童意態真。如魚在泉躍。人間競馳騁。余獨安淡泊。韻拈尖又
險。腸枯萬千索。愧無羲之才。足供大筆削。吾且適吾適。浩歌間深酌。好風天半來。歸途夕陽薄。春華
各努力。秋禊再相約。

前題得清字

李西

昭陵佳氣鬱縱橫。瞻望觚稜想太平。石馬有靈驚歲改。滄桑無度幾時清。羨君脩禊追前哲。笑我塵
勞負此行。他日蓬門如枉訪。定當倒屣遠相迎。

前題得池字

黃式叙

勝遊畧擬曲江池。來與羣賢一舉卮。淺草微風揚袂地。萬松斜日上陵時。連陰逢霽天。如赦積水作
波春。可嬉後視今。猶今視昔吾曹應。亦有人思。

前題得歸字調寄少年遊

唐蘭

昭陵宮闕尙崔巍。俯仰足興悲。陌上花開誰家遊。女緩緩。畫輪歸。蘭亭觴詠新。亭淚往迹盡成灰。
我輩重來如茵芳草。又到暮春時。

前題得目字

王華隆

往歲昭陵道。三月山猶禿。今年上巳節。芳菲已滿目。長揖問東風。春回何太速。似聞青帝宣。著意催春綠。是日天氣新。士女傾城出。採蘭河之湄。流觴春酒淥。回首望墻間。紙錢飛瀟瀟。但爲祓禊遊。勿爲傷春哭。

前題得寄字

張恩明

絕其聖。去其智。百年上壽渾如寄。苦笑世人黑白分。若者曰利若者義。尙想天地初。陵谷幾回易。朝爲滄海暮桑田。我住人間偶遊戲。名亦何所求。功更何由伎。非惟天下如敝屣。並覺神仙無足企。祇願博得蕭閒身。不識不知終日睡。

前題得歡字

袁金鎧

天。予。閒。身。結。衆。歡。聯。翩。出。郭。作。盤。桓。陵。原。起。伏。路。忘。遠。松。柏。蕭。森。氣。醞。寒。修。禊。補。追。前。日。事。清。遊。權。當。古。人。看。松。濱。行。色。偏。局。外。愧。乏。冷。冷。高。調。彈。

前題得心字

金魁鈞

春暮昭陵路。興亡感客心。草仍隨意綠。雲是舊時深。樓閣新朝第。松楸勝國林。盛衰如轉轂。贏得一沉吟。

前題得冥字

王庚齡

萬壑迎新霽。園林特地青。葛含風嫋嫋。山過雨冥冥。地豁詩先就。花開酒不停。鄰娃弄絃管。歌板又東丁。

前題得二字

趙鵬第

羣賢集昭陵。學古修禊事。我懶本性成。未與同一醉。老樹高擎天。嫩草新鋪地。讀罷記游詩。彷彿身已至。拈韻索枯腸。久久無一字。獨坐方苦吟。春雨助詩思。好雨真知時。農夫喜不寐。我喜新詩成。不與農夫二。

前題得奇字

韓佩章

勝遊喜上巳。四郊風物宜。昭陵有池館。繚繞接城湄。永日命駕來。縱觀造物奇。朝曦布林薈。華渠流遠陂。山花半舒萼。尙待春雨滋。繁枝易萎落。淡葉乃多姿。徘徊望故堞。春燕巢樓楣。緣情生衆累。身外事多思。人語闐不聞。放神何所遺。諸公盡詞客。分韻寧敢辭。興懷良未極。浮沉安可知。願隨陶元亮。樂命復奚疑。

前詩意有未盡補撰一首

穆元植

修禊陵園共舉卮。騷壇宗主屈袁絲。未參末席緣多病。恰趁閒身好賦詩。佳會一年能幾日。殿春三

月。亦。芳。時。殷。勤。囑。付。新。圖。畫。留。住。韶。光。待。後。期。

詞錄

金縷曲

劉永濟

和象龍與奇甫夜談感賦元均

莫灑涂窮。淚問當年蘇門。一嘯尙餘何事。天下英雄誰足數。眼底紛紛豎子。算今古盡隨流水。試倚雄虹高處望。舊江山墮影蒼茫裏。靈瑟怨幾時已。廿年厭看金銀氣。史記天官書敗軍場亡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更休論悲歡倚伏。塞兒傷髀相對一燈渾欲老。芳袞殷勤共理。祇山色依前濃翠。倦羽驚寒爭喚侶。便銜蘆可有歸棲地。歌白雲拂衣起。

前調

前人

和象龍元日喜雪用前均

一寸方諸淚。幻詞仙銀牋象琯。歲朝心事千疊。嬌雲供剪刻。裝點行春障。子恠涼浸鷄裘。如水漫想林塘霏玉屑。早逐家闈苑瓊田裏。賡郢唱興難已。元晨喜接辛盤氣。更同傾瑤池靈液。暖生腰髀。塵鏡空花原等量。初證維摩妙理。怕萬一還粘紅翠。雁外關河俱皎潔。到中宵更視琉璃地。呼海月。駕輪起。

辛未春詞五首

常靜宇

惜黃花慢有序

王靜安先生。一代儒宗。戊辰端午。自沉於昆明湖水。彼時余適來舊京。爲之感涕。去歲曾往弔湖濱。以詩悼之。忽忽又一年矣。清明次日。與進之小夢鏡夫重遊斯地。風光不殊。流水嗚咽。小立軒畔。爲之悽然。爰倚田不伐韻。希蟄庵學長和正。並寄次公閔仙公鐸諸師長。

鳳樓金碧送野色。換盡長安王氣。故塔天外。露籐半匝。宮牆眼亂。斷橋流水。昆明湖內宿湘魂。向誰道。觀堂遺意。鳥孤飛。寂寞廢園。回首無際。鵲聲砌草增愁。且對酒。背闕高軒。迢遞興滅。欄空恨多。夢淺詩人去後。泣殘紅蕊。少年馮弔發悲歌。怕想念。懷沙情味。舊燕老。惹得樹樵花悴。

青門飲和元龍

前人

風定花香樹搖池。蹙春深似海。行人呼渡。在苒時光。灞陵凝望。一例錦袍沾露。去去天涯遠。送征帆。蓬萊歡侶。照眼鷗波。烟水茫茫。舟繫何處。忍向江邊歌散。聽鈿管聲聲。斷腸羈旅。舊苑凋零。亂雲迢遞。還念月明心緒。千里青蘋老。滯前山。僧樓鏡鼓。剪燈倒捲珠簾。隄上翠旗迎路。

望南雲慢和公述

前人

木葉爭青。是柳色黃時。門掩春光。村池漲玉。望紫萍盪處。正幽渚藏芳。回顧遊情懶。舊燕啄簾花送香。雨晴天氣。繡戶佳人。慢卸殘妝。心傷暗惜離懷。寒沙墜月。樓前雁影行行。歸期共數。怕淚滿征衫。總換悲涼。往迹尋難盡。聽灞陵鷓鴣聲斷腸。約期何據。誤寄梅花。獨惹思量。

過秦樓 和景元

前人

蔓草芳郊。流鶯高樹。素雲來去悠悠。背夕陽橫渡。正滿眼迢迢。道路隔何由。自記枕函憂起。荒村酒醒生愁。正晨風飄斷。板橋人影。鴨隱汀洲。眺弄珠娃。女盈盈語。惜行人繫馬。停唱春謳。憇水濱楊柳。歎歸期甚日。漫漫長遊。休怨布帆催下。燕城咽恨。心頭又烟花。卷地回盼。天涯人在層樓。

風流子和張耒

前人

昆明一泓水。釵光亂。搖曳鳥雙飛。正佈暖條風。瓊林深處。迎年霽雪。梁燕來時。甕山下。魚游環碧沼。花發語黃鸝。故苑蘚生。斜陽殿鎖。荒園路曲。楊柳堤低。聲歌傳南國。銀屏冷。誰記鶯瘦環肥。頻歎海角飄零。慵訪蛾眉。便天涯。夢淺江邊。怨滿登臨。送目重到。何期還念。去年裘馬人帶愁歸。



雜俎

吳家象

元遺山詩集校勘記

王永祥

偶閱李葆恂先生舊學菴筆記。知先生對於遺山之詩。備極推崇。且謂每年必莊誦全集兩遍。以志景仰。不覺愧汗交下。生平對於遺山人格嚮往已久。而其詩則僅於曾氏十八家詩鈔中。略爲諷讀。全集至今未曾展閱。因發憤點讀。以贖前愆。初以烏程施北研箋註本爲讀本。繼見字句訛奪在所不免。遂以四部叢刊影明宏治本（簡稱明本）汲古閣毛氏本（簡稱毛本）及讀書山房重刻張穆校刻本（簡稱張本）三種互相校正。得異同約三百條。所積既多。不忍舍棄。爰排比次序。付之手民。或於讀遺山詩者不無小補云爾。

五古卷一

穎亭留別 題下注同李治仁卿

毛本張本李治均作李治

出京 塵泥兔相浣

毛本兔相浣作久相浣久字較勝

元魯縣琴臺 盍亦起幽沈

毛本盡亦作合亦

又 詩末注故及

明本毛本張本故及均作故及之

隱水 神交付冥漢

明本冥漢作冥漢

雜著五首^{其三} 原生納決屨

毛本納決屨作快納屨

古意二首^{其一} 青衫亦區區

毛本青衫作青山

又 饑寒幾何人

毛本饑寒作寒饑

其二 昨夜花正開

毛本張本昨夜均作昨朝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其三}

戶牖徒自開

毛本徒自開作徒自闢

其四 惜君別匆匆

毛本作別君惜匆匆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其四

世故穀黃間

毛本穀黃作穀黃

飲酒五首其三 離官寸亦樂

毛本寸亦樂作寸寸樂注亦同

德禪師清涼草堂 道人那計許

明本計許作許許

劉曲龍潭

明本題作龍潭

又 黔無自太古

明本黔作默

麥歎 吾種良漫投

毛本良漫投作良謾投

又 三歲廢不治

又 毛本廢不治下有注平

又 如何落我手

又 毛本張本落我手均作落吾手

又 所向困拙謀

又 毛本困拙謀作因拙謀

龍門雜詩二首其一 塵土天所限

明本天所限作天所恨

豐山懷古 迎山橫巨鼇

明本毛本張本迎山均作連山

又 一券損半產

又 毛本損半產作捐半產

又 山經野人語

毛本山經作山徑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鬱鬱無邊涯

明本毛本無邊涯下均有注音崖

又 閩閩聞吉語

明本張本閩閩均作閩閩

又 多其尊與鼎

明本毛本張本多其均作多具

種松 細鬣錯針芒

毛本錯針芒作攢針芒

又 今日何所望

毛本今日作今者

雜詩四首其一 如何許邵語

毛本張本許邵均作許劭

又 妍媸在水鏡

明本毛本張本妍媸均作媸妍

其四 扶廈良勝難

明本良勝作良券毛本作良亦

又 我飯苜蓿盤

毛本我飯作我飴

宿菊潭 期會切莫違

毛本莫違作勿違

觀浙江漲

毛本作浙江

又 雷風入先驅

毛本先驅作兆驅

鶴雀崖北龍潭 洶洶如怒虎

明本洶洶作洶洶

五松平 湍流落澗壑

毛本落澗壑作濯澗壑

又 行路乃爾難

明本乃爾難作乃爾艱

阻雨張主簿草堂 漫淫成積雨

明本毛本漫淫下有注 去聲

贈答楊煥然 有來河水篇

毛本河水作河冰

五古卷二

萬化如大路 轉瞬起蓬蒿

毛本轉瞬作韓燐張本作轉燐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 湍浦漁刀竝

毛本漁刀竝作漁舫竝

又 洋洋游儻逝

毛本游儻作游魚

又 倦遊時自悼

明本毛本時自悼皆作徒自悼

又 違已將安竟

毛本將安竟作時安竟

學東坡移居八首_{其三} 獸面出佩璜

明本佩璜作佩瑛

其五 新齋浙江曲

毛本浙江作浙江

又 終身志懲創

毛本志懲創作志悲愴張本志懲創下有注_{一作悲愴}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金絲弄曉光

毛本弄曉光作弄晴光

又 秀水深雲龕

毛本秀水作秀木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有此東西泉

毛本東西泉作東北泉

又 兩泉廢不治

毛本不治下有注_平

又 蛙跳聚浮沫

毛本蛙跳下有注_平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不從著著看

明本毛本著著看下皆有注_平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流汙地中久

毛本流汙作沈汙

蕭齋 况子夙所親

明本張本况子均作况予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_{其二} 久渴宜未厭

毛本明本未厭下均有注_平

又 麥脚易滋分

明本毛本滋分下皆有注去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爲韻賦十首其六

鱸鮓方偃蹇

毛本鱸鮓作鱸鮓

其八 作吏浙江邊

毛本浙江作浙江

又 歸路踏月明

明本毛本月明均作明月

又 謂我欲登仙

毛本謂我作謂老

其九 旭日發毫相

毛本張本毫相均作豪相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其一 菽水致足樂

明本毛本致足皆作足致

又 注胥莘公贈詩

明本胥莘公作胥華公

其二 伐木不宋厄

明本毛本伐木均作伐樹

又 注初學詩

明本毛本張本均作初學記

曲阜紀行十首^{其二} 在木將何知

毛本何知作何如

其四 清節傳箕穎

毛本箕穎作箕穎

其六 擇肉會一騁

明本擇肉作擇內

又 適足污榼鼎

毛本張本榼鼎均作鑊鼎

其七 指似存世譜

毛本指似作指以

寶巖紀行 透迤陟西巘

明本西巘作兩巘毛本作西巘

又 屹立柱圖覆

明本毛本張本圖覆均作圓覆

岳嗣齋宮夜宿 似欲遂幽屏

毛本張本遂幽均作逐幽

哭延孫 情鍾未難忘

毛本未難忘作果難忘

又 季女抱臨鏡

毛本臨鏡作隣鏡

贈鶯 容服仍楚楚

明本張本容服均作客服

又 時將貫珠來

毛本時將作時持

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四首其三 百挽跡不前

毛本張本不前均作莫前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游鹿泉因爲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 寓我神形影

毛本張本神形均作形神

又 寂寂媿耿鄧

毛本張本媿耿鄧均作媿鄧耿

答王輔之 昨朝與君晤

毛本與君晤作與君語或作晤張本亦作與君語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讀詩有何味

毛本張本讀詩均作讀書

七古卷三

虞坂行 老鳳常飢竹花實

毛本竹花實作竹芝實

又 天生神物如有意

毛本張本如有意均作似有意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毛本住作任

范寬秦川圖 著我如在峩嶂巔

毛本著我作着我

西園

按日下舊聞今西苑之太液池瓊華島爲金明昌宮西園遺趾乃別館所在

愚軒爲趙宜之賦 令人卻澹愚軒愚

毛本張本卻澹均作却羨

又 一蹴藩籬開廓空

明本廓空下有注去聲

又 從教自此方相多

毛本張本自此均作目比

二月十五日鶴

明本題作二十五日鶴

又 可憐侈殿荒墟裏

毛本侈殿作侈殿

閻商卿還山中 蘭臺從事更閑冷

毛本閑冷作閑吟

半山亭招仲梁飲 半山亭前浙江水

毛本浙江作浙江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水流

明本湍下有注 音專

宛丘歎 秦陽陂頭人迹絕

毛本人迹絕作人遼絕

密公寶章小集 眼中俗物多茫茫

毛本張本多茫茫均作都茫茫

荆棘中杏花 牆東荒溪抱邨斜

毛本荒溪作荒蹊

又 曉擔賣徹東西家

明本毛本曉擔作曉檐

戲題新居二十韻 乞漿得酒過初望

毛本過初望作遇初望

又 由來馬隊非講肆

明本講肆作講肆

又 剩有把茅能勿懼

毛本能勿懼作能勿纓

送弋唐佐董彥寬南歸 董彥寬

明本作董彥寬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荆人美璞別之招

毛本別之招作別足招

贈休糧張鍊師 一點黃金鑄秋橘

毛本鑄秋橘作擣秋橘

天井關 又見單車下太行

毛本單車作單衣

七古卷四

過晉陽故城書事 釘破并州渠亦亡

明本釘下有注 去聲

馬嶺 皋落東南三百里

毛本皋落作星落

雲峽 序 西涼占對稱首

明本稱首作稱旨

劉遠筆 謝郎神鋒恨太雋

毛本神鋒作神風

常山妖生四月能搨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劉輝夢靈果專塲

毛本劉輝作劉輝

贈利州侯神童 上中松粒龍爪脫

毛本張本上中均作土中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 風流若似靖南湖

毛本若似作略似

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明本張本毛本 詩題 張字上均有題字爲冠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祖二世相遼封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余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余言魯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余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 碩雖宗起其起宗

明本毛本碩雖宗起作顧雖宗起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四海歡聲沸簫鼓

毛本沸簫鼓作自簫鼓

又 天上亦有別離情

毛本作天人亦有離別情

送崔夢臣北上序子真抱關

毛本作子貢抱關是

又 土門華胄

毛本作士門華胄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開卷颯颯來陰風

明本張本颯颯均作飄飄

汾亭古意圖 堯民羲皇去未遠

毛本堯民作堯氏

太原贈張彥遠 因君夜話吳江春

毛本張本吳江均作吳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方丈有山容下筓

毛本容下筋作容下箸

過劉子中新居 詩末注故有下句

毛本作故有上句

東湖次及之韻 當年韓買文章伯

毛本無文章二字

贈郝萬戶 莫看仁柔行儒雅

毛本行儒雅作待儒雅

雜言卷五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情多地遐兮徧處處

毛本地遐兮作地僻兮

又 浙江南下青沄云

毛本浙江作浙江

嵩山玉鏡 曙星不能久

毛本不能久作未能久

飲酒 安得清江變醇酎

毛本醇酎作醇酎

送高信卿 二十了陰符

毛本了陰符作力陰符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乃知抽青妃白非詩人

明本毛本張本抽青妃白均作抽青配白

紀子正杏園燕集 花時有成約

毛本作花時此游有成約

送李參軍北上 清涕留餘潛

毛本作情深留餘潛

又 生女莫作王明君

毛本王明君作王昭君

又 一飯首稽盤

毛本一飯作一飽

又 君不見桓山鳥

明本張本桓山鳥均作桓山鳥

王黃華墨竹 怒隨雷電上青冥

毛本怒隨作心隨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春風兩淮多鼓鞞

毛本多鼓鞞作多鞞鼓

南冠行 吳中周郎知曲誤

明本毛本曲誤作曲悞

又 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

毛本一杯水作一盃水

南湖先生雪景乘驃圖引 大安兵興

毛本大安作太安

又 句內 收入等侯封

毛本收字下有注去聲

又 爰居從渠致鐘鼓

明本毛本爰居作鷓鴣

癸卯歲杏花 杏花見紅梅

毛本見紅梅作間紅梅

又 稠鬧成團稀作顛

毛本稠鬧作稠爛

贈答趙仁甫 都門迴首一大笑

毛本迴首作迴望

嘯臺感遇 骯髒仰怪魁

毛本仰怪魁作作怪魁

食榆莢 家人鑽火分青煙

毛本家人作人家

李峪園亭看雨 僅得羈銜脫疲馬

明本毛本羈銜均作羈御

又 山靈亦愁歸厚夜

明本厚夜作後夜

游龍山 曩予尉大梁

明本毛本尉大梁作魏大梁

又 瑤壺回合如相留

毛本瑤壺作瑤壑

又 賤子貪名山

毛本賤子作賊子

醉中送陳季淵 行行指龍堆

明本毛本龍堆作龍沙

游承天懸泉

毛本題作承天鎮

又 袞袞後出皆鱣鯢

毛本鱣鯢作鱣鯢

又 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洸障大澤

毛本允格作尹格

爲程孫仲卿作 繡褥錦爲綳

毛本錦爲綳作錦爲欄

樂府卷六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

毛本深居作深宮

蛟龍引 土花千年不敢蝕

毛本土花作玉花

渚蓮怨 阿溪何許來

毛本阿溪作阿漢

西樓曲 西樓曉晴花作團

毛本曉晴作晚晴

長安少年行 臥馳行橐鏡帕蒙

明本毛本張本鏡帕均作錦帕

黃金行

毛本題下有注 贈王飛伯

又 一片青衫衡霍重

衡霍 疑作衛霍但明本張本毛本皆作衡霍

又 一昔詩腸老蛟吼

毛本一昔作一夕

五律卷七

懷益之兄 會話百年心

毛本會話作會語

汴禪師自斷普照瓦爲研以詩見餉爲和一首 其一

辭慙紫石歌

此句下明本毛本張本均有注 長吉有紫石硯歌

其二 佛廕淪空劫

明本毛本張本淪空劫作淪空劫

癸巳除夜 塵埃嗟落薄

毛本落薄作落泊

病中 寧知徒外腴

毛本徒外腴作從外腴

又 鹽紅忘後顧

明本毛本鹽字下有注去聲

又 黧黑見先驅

毛本先驅作前驅

又 養和懲往失

明本毛本張本往失下均有注几名養和事見天隨子詩

陽翟道中 羈懷莽蒼中

毛本莽蒼作蒼莽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 美酒禁愁得

毛本美酒作萸酒

少室南原 直擬是仙家

毛本直擬作直疑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微吟訴行役

毛本訴行役作許行役

落魄 歸期烏白頭

毛本烏白頭作烏白頭

得姪搏信二首

毛本題搏信作傳信

長壽新居三首_{其二} 隱去初心在

毛本初心在作心初在

贈汴禪師 馮公每見招

毛本馮公作憑公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巖

毛本題同周帥作同周帥

續陽平十愛 詩末注

明本張本均注云杏園指紀子
正家園為言

毛本紀子正作鈕子正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其一 深居誰不樂

明本誰不樂下有注去聲

九月晦日玉邨道中

毛本張本題玉邨均作王村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遺悶二首其一 瘴海聞天漏

毛本瘴海作瘴海

其二 詩末注猶有禮也

毛本作猶有為耳

酬中條李隱君邦彥 州路限南北

毛本張本州路均作川路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

毛本忘書帙作志書帙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_{其一}

陽坡如見留

毛本陽坡作陽陂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瀛州路不遙

毛本不遙作匪遙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紅塵忘南北

毛本忘南北作望南北

挽趙參謀二首_{其一} 詩末注

毛本注_{一云留作典刑看} 張本注_{一本留作典刑看}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_{其二} 世德見哀榮

毛本世德作世爵

七律卷八

寄希顏二首_{其二} 水落魚龍失歸宿

毛本失歸宿下有注_秀

寄欽用 顛顛京華首藉槃

毛本槃作盤

是

又 坐榻無氈客益寒

明本毛本張本客益寒均作客亦寒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初無鳧鳥將安往

毛本安往作安在

馬鄧驛中 雨 詩末注兩浙水相合處也

毛本浙水作浙水

西齋夜宴 金釵翠鞵迎春髻

毛本明本張本翠鞵均作醉鞵

又 詩末注張杜諸人皆在

毛本明本張杜作張社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長江大浪欲橫潰

毛本明本橫去聲注在橫字下不在末

別程女 別酒青燈語夜闌

毛本作夜語闌

渡湍水

明本毛本題下有注湍作專呼見水經

岐陽三首其三 倚天仙掌惜空閑

毛本惜空閑作借空閑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蕭浙水濱

毛本浙水作浙水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其四 滄海橫流要此身

選本要此身作到此身疑以意改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狼籍秋香擁畫船

毛本張本狼籍均作狼藉

七律卷九

醉後 柴門老雨青苔滿

毛本老雨作苦雨

又 一解狂歌且自聽

明本張本一解均作一醉

赤石谷

毛本題作赤谷口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_{其一} 狼籍麻衣見酒痕

明本張本狼籍均作狼藉

示崔雷詩社諸人 江山自許供詩筆

明本毛本自許作似許

又 便約歲時相往來

毛本便約作便欲

出都_{其一} 事去英雄可奈何

明本毛本張本可奈何均作不奈何

其二 詩末注

明本毛本張本萬寧宮均作壽寧宮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便約兒童具米鹽

毛本便約作便見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_{其一} 看即春梅入座新

明本毛本張本春梅均作青梅

其二 密霧輕塵細酒勻

毛本酒勻作酒均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薜蘿味薄堪長久

毛本長久作良久

過三鄉望女儿邨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_{其一} 石上無禾養百齡

毛本百齡作伯齡

又 詩末注土人謂之韓岳

明本毛本張本韓岳均作韓嶽

其二 不禁衰涕落煙霞

毛本煙霞作塵霞

贈張主簿偉 從今弟姪通家了

明本弟姪毛弟姪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

毛本十五年作五十年

又 注先夫人墓

毛本作先大人墓

寄答仰山謙長老 木庵推出謙書記

毛本木庵作水菴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 詩末注 公在郡門生也

毛本明本張本均作公在郡時學生也

寄叔能兄 雪梅同醉浙江春

明本毛本浙江作浙江

七律卷十

陀羅峰二首^{其一} 一來真欲斷凡緣

毛本真欲作直欲

玉泉二首^{其二} 詩末注一尖

毛本作一笑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庵英上人 藤溪多負子猶船

毛本明本張本子猶均作子猷

汴梁除夜 數日西園看車馬

明本毛本數字下有注^{上聲}

過翠屏口

明本毛本題作宿翠屏口

追錄舊詩二首^{其一} 詩末注答之純

明本毛本張本均作答張之純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青山晴暖紫生煙

明本毛本青山作春山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聘君羔雁休疑晚

毛本聘君作聘來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情見於辭

毛本作情見乎辭

送武誠之往漢陂 漢陂

毛本張本作漢陂

又 題下注此時爲黃冠

毛本黃冠作黃府

贈答普安師 忘言今得眼中人

明本張本忘言均作忘年

曹壽之平水之行 關寒相望首重搔

明本毛本張本關寒均作關塞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

毛本人門作人間

追懷友生石裕卿 玉犀誰遣失封侯

明本誰遣作誰遺

贈答平陽仇舜臣 詩末注曹益夫

毛本張本作曹益父

賈漕東城中隱堂

毛本題賈漕作賈曹

存歿 題下注

毛本明本張本題下有注兩行

辛老敬之
劉兄景玄

張邨杏花 題下注二月初二日

毛本作三月初二日

蘭文仲郎中見過 蘭文仲

毛本張本題作蘭仲文

送奉先從軍 醉後揚鞭媿葛疆

毛本張本葛疆作葛疆

壽趙受之題

毛本張本作趙益之

又 山東諸將擁雲臺

毛本張本雲臺作行臺

又 儒館丹青仰古槐

毛本張本仰古槐作映古槐

與宗秀才 已遣父兄知義訓

毛本義訓作義所

贈馮內翰二首_{其二} 見說常山好歸隱

毛本張本好歸隱作可歸隱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詩超詣殆欲度驂騑
前故就其所可至而勉之 如我何年畫得成

毛本張本畫得成均作畫虎成

贈玉峯魏丈邦彥 故鄉遺族見衣冠

毛本張本遺族作遺俗

德修家兒子

毛本張本題德修作德秀

茗飲 解后華胥猶可到

毛本張本解后作邂逅

秋日載酒光武廟 美酒良辰解后同

毛本張本解后作邂逅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先生題

毛本張本題下有注先生絕筆

五絕卷十一

洛陽高少府灑陽後庵五首其三 菘肥秋末黃

明本毛本張本秋末均作秋未

雜詩

明本毛本張本題作內鄉雜詩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其四 詩末注

明本注語上有柳子厚晉之謝靈運一語

其十

明本張本詩末有注云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其二十三 今人含笑古人拙

毛本明本張本含笑均作合笑

杏花雜詩十三首其一 寶兒元是太憨生

明本毛本元是作元自

蚤起 喚殺雙鳩不肯情

明本毛本張本不肯情均作不肯晴

自題寫真二首 詩末注死且不朽

明本毛本張本死字均作尸字

無題二首其二 嫁與桃花不用媒

毛本不用媒作不問媒

過希顏故居四首^{其二} 世俗論量恐未公

明本論字下有注^{平聲}

家山歸夢圖

明本張本題下有三首二字

七絕卷十二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其六} 詩末注十年前

毛本作廿年前

濟南雜詩十首^{其一} 只疑來處是前生

明本毛本來處作行處

過邯鄲四絕^{其一} 十年幾度山河改

明本張本毛本十年均作千年

外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外黃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 外黃

明本毛本張本題中先後兩外黃均作內黃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_{其二} 千里風荷指顧間

明本毛本張本千里均作十里

宋周臣生子三首_{其一} 水月同宮記此時

明本毛本水月作木月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會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祇應千古浪
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余詩及之北渡後往東
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 祇應千古浪溪路

明本毛本張本浪溪均作狼溪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_{其二} 小樹低叢看不供

明本毛本低叢作低叢

雜詩六首道中作_{其五} 莊休通蔽互相妨

明本毛本互相作互相

七絕卷十三

賦餅中雜花七首 題下注故篇末自戲

明本毛本張本篇末均作末篇

其六 低枝留得稀疎朶

明本毛本低枝作佞枝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_{其二} 恰與南樓作臥屏

明本毛本張本恰與均作堪與

感興四首_{其二} 并州未是風流域

明本毛本風流域作風流減

其四 陽春不比黃萼曲

明本毛本張本黃萼均作黃華

從希顏覓篤齋香二首_{其二} 試枉新詩乞斷瓢

明本毛本試枉作試往

喬夫人墨竹二首_{其二} 詩末注參洞下禪

毛本洞下作洞山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_{其四} 恨殺溪南辛老子

明本毛本張本恨殺均作愛殺

善應寺五首_{二其} 總恨山陽竹林好

明本毛本張本總恨均作總愛

贈答要襄叔二首_{二其}

明本毛本詩末注下傳字無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_{三其} 情知快快米監書

毛本米監作米鹽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_{二其} 湖海元龍興未豪

明本毛本興未豪作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_{一其} 就使此情忘不了

毛本忘得了作忘不得

題商孟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明本毛本張本孟卿作夢卿

三鄉雜詩

明本毛本張本題下有「三首」二字

其二 竹援殘照漏疎紅

明本毛本張本竹援作竹搖

七絕卷十四

二十六日蚤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玉樹瑤林世界寬

毛本明本瑤林作瓊林

又 青青也被糊塗盡

毛本明本糊塗盡作糊塗了

劉君用可庵二首_{其二}

明本張本詩末有注惡音鳥

祖唐臣所藏樛軒畫冊二首_{其一} 草黃沙白思無窮

毛本思無窮作思何窮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詩末注甚有太山典刑

明本張本太山作泰山

僧寺阻雨 僧窗連夜瀟瀟西

明本毛本張本均作瀟瀟雨

臺山雜詠十六首

明本毛本張本題下有注 甲寅六月

其七 香綿穩藉僧鞵草

明本毛本鞵草作溪草

跋蕭師鷺鷥敗荷扇頭

明本毛本蕭師作蕭帥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其二 六十七年強健在

明本毛本張本六十七作七十七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 楚山平浸楚江流

明本毛本皆作楚江平浸楚山流

梁氏先人手書 元蚪飛跳九天門

明本毛本元蚪作元蚪張本元蚪作玄蚪

爲橄子釀金二首_{二其} 知是還山亭上客

毛本張本還山亭作遺山亭

風柳歸牛圖

毛本張本題下有注爲張伯英賦

賈氏怡齊二首_{二其} 詩末注

毛本張本注末句作故上句及之

畫梅贅談

陳 庚

唐宋畫宗向無專繪梅者。余舊遊黃州。赤壁石刻有東坡梅蹟。瀟灑有致。此僅見也。後有花光逃禪者。世尊爲畫梅龍象。多謂其古峭奇崛。冠於一時。然眞筆鱗角鳳毛。流傳絕少。有明楊補之氏出。畫梅以清適著。煮石山農出。畫梅以洒落稱。評者謂其師承花光遺法。信不誣也。清初西畫東輸。畫風一變。緣西畫產於彫刻漆工。後經科學家之研究。參以光學及幾何學。故所重在陰影。而位置井然。漢畫先於文字。所重在線條。而神韻自然。兩相比較。西畫重形式。貴外美。妙在恰似也。漢畫重精神。貴內美。妙在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也。余畫梅兼用各法。寸心所得。可舉以告人者。則書與詩情也。試就書言。自昔金石篆刻。多象物形。卽書畫相通之證。吾初畫竹。輒以篆意寫个字。果酷肖。後畫蘭畫梅。及他花卉。均用八法。鮮不自如。趙承旨題枯木竹石長卷云。石如飛。白木如籊。寫竹還如八法通。若果有人能會此。方知書法本來同。蓋畫之線條。與書之筆力。二而一也。明代董玄宰倪雲林文徵明。書畫并著。近世書家趙搨叔。精魏碑。所畫墨梅。與其所書。筆無二致。畫哲陳老蓮。畫梅幹慣用雙勾。世所艷稱。石鐘山彩雪琴石刻梅花。陳師曾所畫三友圖。清道人所作松梅小軸。俱各與其筆意相稱。大洪山人書學乙瑛禮器。其畫花卉之用筆。一如其書。此皆畫與書通之證也。

再就詩言。畫之外表。固然描寫物形。而內容必有超於物外之情感。斯稱佳構。常見名家山水。寥寥數筆淡墨。令人玩味無窮。佛旨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余謂西畫重現在。故切實。漢畫包含過去現在未來。故無盡。此雖余之創解。世有知者。當不河漢。余畫梅外。尤喜畫山水。無所謂李思訓之北派。王摩詰之南派。但詩興勃發。即把筆亂塗。雖無佳處。而氣韻亦頗生動。余亦不知其所以然。坡老謂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信然與。文衡山書家兼詩家也。其所繪瀟湘八景。筆筆空靈。澹遠有致。一如其詩。陳蒼虬名會壽號仁先近代之名詩家也。所見蒼虬夜課。直逼后山。而狎散原一語。令人十日思。今夏自津沽贈余墨松便面。驚濤滿耳。萬壑生風。酷暑中對之。幾置身於清涼世界。卒然睹之。不過數滴墨瀋。而內蘊情感。幾疑其氣象萬千。此漢畫所以有藝術上之價值也。客有叩我畫何師者。余曰。我師我耳。又叩余畫何派。余曰。半寫實派。蓋他畫家吾所未知。至我畫之心得。則實得力於書與詩也。余書與詩。本無是處。然敢自信。余對於書味與詩趣。則濃厚無極矣。余贈諸友指梅指松。其寫幹用雙鉤法。畫花畫針用點側法。及撇筆法。痕跡宛然。可以共見。至布局則兼用幾何法。一洗舊日太浪漫之積習。其落筆也。則一牢騷落拓不平之氣。寓於虬枝鐵幹生香活色之中。余畫山水亦然。不知其不似也。不求其必似也。殆雲林所謂聊以自娛者耳。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知其旨矣。余之謬見。主張漢畫。明於幾何。則位置適當。明於光線。則凸凹分明。舊法顧虎頭所謂傳神寫

照遷想妙得。八字盡之矣。

明末利瑪竇東來。挾有天主聖像。照耀寰宇。其時漢畫家反對者固多。而贊美者亦不少。清初濟寧焦秉貞。隱師其法。所繪耕圖。現陳博物館。此爲漢畫容納西方畫法之始。百年以來。西派勢盛。漢派式微。在純粹西派之主張。則以西畫爲有關係的。有方法的。其特色是構成的。不如此不足以成爲科學化。而固守漢派之意見。則一一與之相反。此漢畫所以每況愈下也。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時。畫家莫南。避亂荷蘭。偶於美術館發見日本人廣重之版畫。暨北齊之富士山百景。忽起一種奇異之感動。而毅然糾集同志。首創印象派。雖經多數攻擊。而異軍崛起之印象派。反日露頭角。推倒一切。成爲西畫革命之新紀元。

印象派之奇特。不獨畫之象徵。取法東亞。即其畫法。亦大半以日本人爲師承。邇來印象派力反舊派陰影之不經濟。而專從事於野外描光。名外光派由此以觀。東西畫派之溝通融洽。已成水乳矣。在昔漢畫。如閨中處女。足不履戶庭。今則乘汽球。駕飛艇。飛行環地球矣。不知者。以爲西人畫師日本。其實私淑中華。蓋日本舊畫。專以中國爲模楷也。余習畫非僅愛美術。更非專藉此乞食拜金。適某日在同事德友福克司博士寓中。得見印象派之畫。與漢畫寫意。默默相通。遂蹶然興起。將數十年拋棄之丹青生活。重自整理。一以結墨緣。成功與否。不敢預知。果繼起有人。不患吾固有之國粹。不雄

飛新世界也。

寸草工書能詩。與吾同好。近日得我詩畫。函推吾作論文。余有感於藝術之關乎國性。且足興起國人高尙純潔之美感。是以不辭忙冗。呵凍迅筆直書。藉表寸意。

寸草書仿爨龍顏。詩法白香山。已得神髓。果不以余言爲狂妄。請就書法詩情所得。寄意繪事。斯烟雲供養。雪塞有同心焉。

語冰

許同莘

蟄居塞上。少暑多寒。靜觀物理。間有觸發。連類書之。

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鄭箋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按此詩以涉濟起興。冰未泮。當即指濟水言。濟有深涉。可以揭厲而行。而昏娶禮重。不可以褰裳涉水。故及冰未泮以前爲之。以其便也。此士人簡易之法。若卿大夫親迎。則造舟爲梁。固不拘此。今松花江上。冬春間冰堅數尺。凡隔江娶婦者。彩輿從冰上行。迨冰泮。則買舟而渡。勞費多矣。春秋書王臣及卿大夫逆女之期。不皆在孟春。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孔疏以條風釋東風。又云。正月中猛風至。動搖樹木有聲。東風之甚也。按條風猛風。皆言風力之甚。北方初春。東風力弱。而關外春初。多西南風。余嘗於立春後驗之。知西南風起之日。天氣必溫。東北風反是。春冰遇西南風而解。非東風也。詢之土人。則云。歷年如是。春時但風甚。便可解凍。方向不必拘。疏以猛風釋東風。義甚圓足。

癸卯二月。公車入汴。過洧川縣。河冰甫泮。驅車而渡。同行陶君若舟。恍然有悟。謂陸行乘輿。水行乘舟。幼時讀孟子至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一句。疑乘輿不能濟人。今觀北方河道。水淺多沙。與

南方河底有淤泥者迥異。不覺積疑頓釋。洧水之濱。爲東里岡。有國大夫祠。鄉民以爲子產故宅。因思子產既已傍洧而居。則鄉之父老。徒涉此水者。命車載之。正敬恭桑梓之義。何爲不可。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乃論治體。非論士大夫居鄉。子產之事。孟子之言。義各有在。無可議也。

晉書王祥傳。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按解衣剖冰。所以便操作。史傳語意自明。今松花江上。冬日層冰雖堅。每數里必有一不凍處。謂之氣穴。氣穴所在。其水必溫。魚聚其下。捕之甚易。王祥求魚。自必擇冰薄易剖處。冰解而魚出。理所必然。後人誤剖冰爲臥冰。望江縣有王祥臥冰池。宋蕭復爲望江令。築亭其上。附會可笑。夫魚在池中。則俯拾即是。何足爲異。且冰寒不可臥。臥冰求魚。身且不保。又何足爲孝乎。

今歲嚴寒。殘冬將盡時。報紙記山西石樓縣黃河清者三日。上下二十里間。水清見底。余謂天寒河凍。則上游水勢必緩。此或河流停蓄。水靜沙澄之故。因檢史志。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後齊元年四月。河水清。宋太平興國四年八月。黎陽河清。端拱元年二月。澶濮二州河清二百餘里。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陝西河清。十二月。河再清。大觀元年八月。乾寧軍河清。二年十二月。陝州河清及百里。自是迄政和宣和諸路數奏河清。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元至正二十年十一月。原武滎澤二縣河清三日。二十

年十一月。孟津至垣曲二百里河清七日。新安縣亦如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二十四年夏。衛輝河清。魏書靈徵志無河清。唐書明史皆不紀河清之瑞。自漢至元。史書河清者十有四。而在冬春之間。凡七。石州以十二月河清。至冰泮復故。則河清因嚴寒所致。固有確証。凡寒甚則雪多。雪多則有豐年之兆。故史以河清爲瑞。其四月河清者。疑史臣據奏到之日書之。延熹後齊政事濁亂。諸州陳奏。容有後時。若徐沛間河清二年。則必上游偶有壅滯。流緩而沙少。其水微清。非澄澈無滓也。惟八月河清。理不可解。

王晉卿先生云。曩在新疆。過天山之麓。新疆雨少。而山麓稻田萬頃。饒灌溉之利。其故因天山冰雪入夏爲烈日所灼。融而下注。故酷熱則水溢爲災。若夏行秋令。必有旱象。以此知堯時十日竝出。洪水滔天。雨事相因而至。十日謂日光酷熱。十倍平時。因日熱過高。而北冰洋爲之融化。則洪水滔天而下。故洪水之禍。東西古史所紀相同。不然。水自何來。豈有東西數萬里。同時霖雨數月不止者乎。余謂因洪水北來。而深林密箐中。猛獸衝突而出。遂爲中國大患。此亦事之相因者。

哈爾濱氣象台。有測地寒溫之表。其法掘地爲孔者四。深淺遞差一尺。爲表四。長短之差亦如之。入表於孔而閉其口。最寒則冰點在三尺以下。以四表之冰點。測地面冰層之厚薄。不差繁黍。因悟前人葭管飛灰之法。理蓋相通。律管埋入地中。地氣由管上達。而灰飛。律管有短長。故地氣上應亦有

先後以十二律之差。驗節候之寒暖。其法視地溫表爲密。而求其準確則難。此古制所以亡失歟。管

飛灰見後漢書律歷志

蒙古牧群。終年露處。史言匈奴大雪。牲畜凍死。至因此衰耗不振。正以無覆蓋之具耳。

冰雪中求盜跡最易。然人多跡亂。則不可辨。中東鐵路工人。有雪中被盜者。盜駕二馬而遺其一。護路軍獲馬。縱其所之。跡馬後而得盜家。一訊而伏。老馬識途。信然。長春人高問亭善相馬。云馬之良者。非獨駿逸。亦有仁愛之性。乘者不幸而墮。則駐足不前。若待援救者。劣馬不然。人雖墮不顧也。此驥德之說。鄭注訓德爲調良。未盡其義。

興安嶺高出海面三千餘尺。而車行嶺上。不覺其高。則山脈由漸而上。無懸崖陡壑故也。余嘗以夏日登最高處。上多奇花異草。芬芳可愛。土人言昔時嶺上奇寒。咳唾成冰。墮地而碎。今則寒不至此。然夏夜猶御棉衣。立秋以後。便見霜雪。岑嘉州詩。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猶是漠南氣候。未若此嶺之高寒也。

附錄

本期作者略歷

韓悅 現寓北平後門教場十八號

陳庚 字燮平江蘇省人現任南滿漢文教授

勘 悞

本期詩錄第二頁八行「公等寧不起」應改「拯民能不起」又十二行「垢比華清好濼除。休笑可兒吞澡豆。胸中塵俗想同祛」應改「我輩原無垢可除。休笑王敵吞澡豆。胸中塵俗好同祛」

第十九期要目預告

通論

清代學術源流概略下

羅振玉講演
韓悅譯述

學術

瑯齋札存卷二

夏曰綫遺著
夏清貽校錄

長沙章氏「論衡讀」後記

唐蘭

專著

切韻表

成蓉鏡遺著
唐蘭校錄

玄奘年譜卷下之二

陳思

方鎮年表卷二之三

吳廷燮

滿洲發達史(十五)

楊成能譯

文苑

文錄

詩錄

詞錄

雜俎

怡園詩話

沈彭齡

附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彩印價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廣告每期刊目表				定價表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預			零售每冊國幣四角郵費在外 國內三分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全年	半年	時期		
正文中正文後之夾頁	封面底之內面對面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十二冊	六冊	冊數	刊費連郵費	
五元	八元	十元	全面	四元	二元	國內		
三元			半面	四元四毛	二元二毛	國外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編譯及
發行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寄售處

遼寧省城

商務印書館
鼓樓北
中華書局
大東書局
大南關東北書社

北

平

和平
文化學社
馬前
景山書社
廟前

印刷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